治臺必告錄

治臺必告錄卷三目錄

呈鳳邑王曹懷璞核改議撤捐給精兵銀兩

治臺必告錄卷三

皖懷丁曰健述安輯

達洪阿
姚瑩

防夷奏疏

再臺灣地勢。綿長一千四百餘里。要口林立。臣等自上年先後親往南北大小各口履勘。築設礮墩。調兵募勇設防。復於滬尾添設石墩臺一座。雞籠礮墩改築石礮臺。左右添築石墻。并將督臣顏伯燾發還新鑄之八千觔大礮四門。六千觔大礮二門。分置安平及雞籠滬尾三口。以期鞏固。後聞粵東議撫。臣等因夷情反復。仍不敢撤防。本年六

月後厦船不到粵中夷務無聞省厦文報亦絶正深盼望閒七月二十日忽傳郊外來信厦門失守督臣退保同安聞之不勝髮指伏思臺灣孤懸海外全藉厦門為援今有此變形勢愈覺孤危民情浮動之區恐匪類乘機搖動臺灣戍兵名雖一萬四千除事故缺額換班未補一千餘名外澎湖兩營隔海噶瑪蘭一營遠在山後其餘分布一廳四縣汛地十餘區在在均須彈壓未便調動是以每遇有事兵力仍單臣等督同知府熊一本熟商將巡洋舟師暫行收回嚴守口岸陸路存城及各處團練之義勇分別加

防。又查郡城重地。口門不可過多。其鹿耳門廢口同國賽港三鯤身三處口門。用在廠不堪修葺之哨船四隻。并買民船五隻。加以大木桶數百個。裝載巨石。預備臨時填塞。仍多派兵勇防守。以免匪船竄越。臣達洪阿先因省鑄大礮膛口礮子不甚合式。親督工匠改造礮子。並添鑄小銅礮多門。整備攻守。各具府城本係土築。先經知府熊一本勘修。次第完竣。其西北沿海一面。紳士前造外城。因沙土質鬆。城基近水。早已坍卸。臣姚瑩親督臺灣縣知縣閻炘帶領紳商。於外城之內。自小北門起。繞大西門至小西門。

周七百一十一丈。密樹木柵。分別地段安設義勇。以資捍衛。臺地郊商生理多在廈門。一聞警信無不驚惶。風謠一日數起。連日督府廳縣多方撫諭。示以鎮靜。人心始定。更發印諭數百道。委員交各路義首莊耆。申約聯莊、添設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蓋臺灣人浮動。易為亂。亦易為義。駕馭貴合機宜。爵賞不可吝惜。得其心。庶得其力。一面將逆夷兇淫貪狡惡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亦潛銷其異志之萌。惟地廣口多。兵勇既眾。經費益鉅。除常例兵餉不計外。守口兵丁暨菜鄉勇口糧。製備一切攻具

守具七月以前已月費七八千金今廈門失守全臺處處添設戍兵多已班滿當有事時未便更換且守口之兵兼同鄉勇日夕登陴不可不加體卹又先後督臣頒發告示捦斬逆夷擊沉夷舟者賞格自數千至鉅萬不等種種經費在所必需有歷案軍需所未載者臣等事事撙節委素得民心辦事結實之臺防同知仝卜年專司局務痛洗向來惡習亦不敢因惜費而悞大事道庫備貯十萬兩一款經道光十六年十八年兩次逆案動用現僅存銀五萬五千餘兩上年防夷皆各屬墊支未敢遽動備貯本年三月

始經省撥經費銀十萬兩來臺。現存無多。業經稟請督撫

臣撥銀三十萬來臺接濟。尚未解到。伏乞

皇上天恩。飭下督撫臣行催司局。赶緊委員起解。接濟臺澎。可

否另撥四萬五千兩。將道庫備貯補足。更為有益。再臺地

防守要口十七處。鄉勇衆多。需官帶領。又須兼顧澎湖。經

向內地請員。隔海難到。即如督臣飭知廈門失守文件。於

八月二十五日。始由蚶江遞至。阻海阻兵。情事非意料所

及。查有因案革職之候補同知前臺灣縣知縣託克通阿。

丁憂之候補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之通判銜

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暫留在臺管帶鄉勇極知於例未符實以海外軍務緊急差委乏人與内地情形迥別不敢拘泥常例貽悞事機合併陳明謹

奏

再上年欽奉

上諭各海疆省分紳士商民果有捐貲助餉修建城堡及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卽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似不足以示鼓勵著核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欽此臺灣自上年以來臣等設法勸諭各屬紳士

義首團練義勇四萬七千餘名其中捐資出力之人頗多。
應俟查明欽遵
諭旨辦理外查有淡水貢生林占梅呈捐番銀一萬元。以助修
築礮臺製造攻守戰具之用臣等查此次辦理夷務事屬
創始並無軍需成例可援。所有製備軍需等物。自應先動
此等民捐之欵。除俟事竣。另行分別
奏報外該貢生林占梅倡首捐番銀至一萬元之多合時值
紋銀八千兩以上。首先遵
旨急公。海外地方尤爲難得臺灣製造攻守戰具以及建造石

壁磯臺需用甚鉅。必須當地士民捐貲踴躍。經費方能寬
裕。謹先查明具
奏。伏乞
皇上天恩。破格獎勵。以爲後來者勸。惟臺灣遠隔重洋。又海氣
未靖。文報往往稽遲。卽如部頒豫工事例本省刷印。係於
本年三月方始到臺。距七月截卯之期。已無多日。雖民間
有情殷報効。計期到京。已屬無及。且身携重貲遠涉重洋。
既有風水盜艘之險。而到京程途遙遠。上兌又恐後時。可
否仰乞

天恩。俯念中外士民。同一報効。而地形遼隔。獨抱向隅。
飭交部議酌量變通。如有臺灣士民。願遵新例報捐者。准在本
省藩司衙門具呈上兌。歸於卯期。一體選用。似於撫馭海
外。不無裨益。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訓示遵行。
爲遵。
旨議奏。仰祈
聖鑒事。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亥刻。接准軍機大臣字寄。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據達洪阿等奏。逆夷滋擾臺郡。官兵擊沉船隻。奪獲器械。並擒斬夷匪多名。當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并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剿辦。嗣因日久未據續報。復諭令怡良等確探馳奏。迄今又將匝月。朕心實深廑念。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剿。難保無匪船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接奉前旨後。於一切堵剿機宜。自已先事預籌妥洽。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

來該處駐守弁兵及召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
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權著達洪阿會同王得祿悉心
定議一並會銜具奏幷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
奏聞毋再遲延將此由六百里諭知怡良等並傳諭姚瑩知
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等謹查臺灣戍兵名雖一萬四千內除事故未
補一千餘名又澎湖兩營隔海噶瑪蘭一營遠在山後其
山前一廳四縣地亘一千餘里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現當
處處戒嚴若遇大幫夷船實形單薄欲請兵內地則本省

防夷喫緊。缺額戍兵尚難補足。其不能添調可知。欲請兵外省。則客兵地利生疎。未見十分得力。且遠隔重洋。緩不濟急。反覆思維。不得不用本地義勇。以臺人習鬪。膽氣較優。且自衛鄉邦。其情較切。若曉以大義。優其爵賞。尚可有為。臣等自二十年八月。先後赴南北路督同廳縣委員。遍諭紳耆聯莊團練義勇。半守本莊。半聽官調。已據各屬陸續册報練勇四萬七千一百有奇。請領義旂腰牌。此皆平時不領經費。但有犒賞。臨事調用。始給口糧。其各海口則自二十年。夷船窺伺臺灣擊退後。及上年厦門失守。夷船

再犯雞籠。陸續添派守口弁兵三千六百六十八名。調募
屯丁義勇水勇五千五百餘名。臣姚瑩自練壯勇三百名
知府熊一本亦練水勇三百名。以備策應。惟兵勇分駐。只
可禦三數夷船。設有大幫。則需調取陸營官兵及團練在
莊之義勇出禦。仍凜遵
聖訓。不與海上爭鋒。俟其登岸設伏擊之。伏思用兵之道。氣不
可餒。貴從容布置。言不可夸。貴切中機宜。謀不在奇。貴深
明事勢。人不在眾。貴協力同心。夷人之長。全在大船火器
必使船不入港。火器有禦。方為盡善。守禦之法。其要端有

五。一曰塞港。近時塞港之法。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港與三鯤身之新港最爲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簍及木桶載石塡塞。國賽港則以不堪用之哨船數隻。並製四方六尺高大木籠數百箇。載石疊布水中。攔其大小船隻。港內岸上並設兵勇守之。至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平爲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其港內製大木排六座。作爲水墩。上架大礮各二門。外以大棉花包牛皮網紗蔽護我兵。水中用六排連總。一排攔截港門。更製二丈長大木鑽數百枝。上安大鐵鑽帶鉤。貫以巨

籐排浮水中以罣其船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曰禦礮沿岸建設石壁外以竹簍貯土堆作礮墩或用大竹簍夾築土墻長數十丈至百餘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溝或埋釘桶釘板或插竹籤布鐵蒺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火礮數十處埋伏以待三曰破其鳥鎗水中用竹筏上張木架懸挂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於籐牌之外新添棉被架五十名爲一排後藏小銅礮撞鎗撞礮可以破其鳥鎗火箭手鏢又練翻被手其法用五十名爲一隊手執水濕棉被張其兩角兼執單雙刀排列而前繼以鳥鎗

長矛、較籐牌更爲得力。四曰守城。臺灣郡城逼近海邊。安平內即係西城。三郊商賈雲集之所。向有礮臺三座。近更加築堅厚。復圍建木柵七百餘丈。守以義勇。城上安大礮、滾木、礧石、灰包、火罐、鍋煎、餹油。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商民、每段樹柵。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送冊亦五千餘人。此臣等籌防郡城內外之大概情形也。五曰稽察奸民。夷雖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廣東廈門寧波本洋船往來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食夷利。故爲之用。臺灣向無洋商。夷船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昨

獲鳳山逆匪張從更。以廣西逃軍在廣東與通夷奸民勾
結。回臺糾人爲夷內應。幸逆黨首從伏誅。該逆爲臺灣縣
知縣閻炘所獲。并究出夷用漢奸。以劉桐蘇旺爲之主謀。
本年夷酋噗嚟喳。復自定海遣夷目顛林偕漢奸黃舟等。
以重資來臺窺伺。欲行勾結。又即被獲。而南北兩路匪徒。
上年復痛加殲剿。惟是逆夷既屢次失利。懷恨轉深。果否
遂能戢其邪謀。尚在未定。臣等仍當督飭文武隨時嚴密
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囚現在郡監一百六十八名。解
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甫經

奏請

訓示。設未奉到

批回。而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是為要著。至於臺灣各城。惟臺郡城臨海、最為難守。其餘廳縣。皆距海數十里、民莊皆用竹圍可禦夷礮。獨海口沙地。水鹹不能種竹、惟令各口文武。添設礮墩土墻。相機辦理。又各口惟雞籠三面環山、險峻可守、滬尾兩山對峙、一港中通。其險次之。此外則皆一望平沙。港門皆在水中。或有暗礁沉汕。猶可限阻夷舟。否則全仗人力。自當相度地勢而行。不能一律

辦理。現令各民莊自相結聯。倘夷人登岸。即同官兵設伏
邀擊。然兵事頃刻變易。全在不失機宜。非成法所能盡者。
亦惟存乎其人。將吏果皆有勇能謀。是又臣等之愚所不
敢必信者也。臣等才識庸愚。當此鉅任。惴慄時深。何敢遽
言必勝之權。惟有竭誠畢慮。鼓勵人心。以期衆志成城。仰
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謹將籌議辦理情形。由五百里覆
奏。此次所陳。皆臺灣機要。請免
宣示。以昭慎密。是否有當。仰祈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再有請者臺灣自道光二十年夏間夷船到鹿耳外洋官兵擊退之後臣等即督飭文武查明各屬海口設築礮墩委員督帶兵勇駐劄防守一面製備攻守器具並廈門失守夷船再犯雞籠復逐次添派處處戒嚴所有兵勇口糧一切經費實為緊鉅派設府局遴委臺防同知仝卜年專司支應由知府熊一本查核其應准應駁皆稟由臣姚瑩親自裁決一切立有章程絲毫不容浮冒計自二十年八

月起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底止淡水噶瑪蘭二廳暨臺灣
鳳山嘉義彰化四縣並撥給澎湖一廳共支給過銀二十
餘萬兩除先經省撥經費銀十萬兩外均係該府廳縣挪
款墊應逆匪案內亦有挪墊嗣蒙
皇上賞銀三十萬兩經督撫臣於上年十二月委員解到歸還
前此挪墊及分給各屬外府庫實僅存銀十三萬餘兩道
庫備貯原存五萬五千餘兩又以南北兩路逆匪滋事動
用三萬兩所存無幾茲仰蒙
諭示以逆夷將有大幫到臺滋擾經費未免尚形短絀閩省中

經費亦非寬裕。不能再濟臺灣。可否仰乞
天恩飭部另籌經費銀五十萬兩。撥貯閩省陸續解臺接濟軍
需。俾臣等稍有所恃。庶無掣肘之虞。臣等極知
國家經費有常。何敢稍昧天良再行瀆請。實緣地廣日久。所
費較多。必須先事綢繆。方臻妥洽。惟有加意撙節。不使稍
涉虛糜。仰體
皇上振武理財之至意。至於鼓舞人心。尤爲目前第一要著。臺
灣出力義民。除勞績顯著者隨事專摺具
奏請獎外。所有弁兵義民遇事出力。可否

准令臣等便宜賞給六七八品軍功頂戴。俾得立時奮勇。無誤

事機。後再行彙案具

奏咨部。則臺地更有裨益。謹

奏

爲遵

旨覆訊夷供。分別斬決留禁。繪呈圖說。仰祈

聖鑒事。本年五月十九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

四月初五日奉

上諭。達洪阿姚瑩由五百里馳奏。逆夷復犯臺港。破舟殲逆一

摺據奏該逆三桅大船三隻在五汊港外洋向北駛去僅只擊沉一船其餘二隻究竟駛往何處此次生擒逆夷數十名且獲廣東漢奸五名正可隔別嚴鞫令其據實供吐逆夷屢次前來係何人指使意欲何爲所獲白夷十八人有無得受僞職之頭目在內此次滋擾臺灣船隻由何處駛來現在廣東福建浙江各洋面口岸夷船共有若干隻各處夷船分領頭目幾人漢奸幾人漢奸內最爲該逆信任者幾人其姓名並詭譎踪跡務當層層分晰訊取確實供詞與保奏摺均由五百里復奏取供之後除逆夷頭目暫行禁錮候旨辦理外

其餘各逆夷與上年所獲一百三十餘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紓積憤而快人心。欽此。同日又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據達洪阿姚瑩馳奏遵旨嚴訊夷供一摺。覽奏均悉。昨據奏稱逆夷復犯臺灣。經該總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漢奸五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强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國。又嘆咭唎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來往。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

遣來各偽官除噗嚨喳係該國王所授此外各偽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擇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欽此查二次獲紅夷頭目顛林夥長律比及漢奸黃舟等前經臣等提訊供情業同起獲夷書圖信具奏呈

覽茲再奉

聖明指示應訊各情內有前奏所未及者謹督同道銜知府熊一本同知全卜年及眾委員復提顛林等逐層隔別究詰據供該國王城地名蘭隣在大地極西北隅海中其國本

不甚大。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後枕大山。其名哀𠌍。近蘭𠌍之西海中一地名埃倫。自王城東南陸行半日許。即海登舟。南行十五晝夜至弼爹喇。更南行五十晝夜至急卜𡾟。轉東北行五十晝夜。至望邁。再自望邁東行二十五晝夜至新地波。其地東北即安南。更東行七晝夜即至廣東。復三晝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餘日。極順風一百二三十日夜亦可至。不順風亦有遲至半年以上者。蘭𠌍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轉東北而至廣東。海中所屬島二十六處。皆其埠頭。多他國地。據爲己有。貿易聚集之所。一曰埃

倫。二曰弼爹喇。三曰吉時烟士。四曰那古士歌沙。五曰間拿吩。六曰的賒士。七曰撒打嗹。八曰金山。九曰士嬌也。十曰急卜碌。十一曰罵利加時架。十二曰罵哩詢。十三曰息賒厘。十四曰士葛打喇。十五曰烟。十六曰望邁。十七曰士唧。十八曰袜打喇沙。十九曰孟呀喇。二十曰磨面。二十一曰梹榔嶼。二十二曰罵叻格。二十三曰新地波。二十四曰路士倫。二十五曰班地文。二十六曰蝶士爹厘耶。以上各島皆嘆國埠頭設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數千里不等。遥相聯絡。諸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為國或為賀蘭

別國。埠頭非其所屬。亦有不能詳者。前供噴叻即息辣同望結仔二處皆賀蘭埠頭。因賀蘭亦有紅毛之稱。同一貿易。故併僱用其黑夷。非咦屬也。吽勝油者。黑夷之通稱。即華言無來由也。海中諸國最强大。西爲咦咭唎所畏者。曰米唎嘫。華人稱爲花旗。在的賒士之西。二曰佛蘭西。皆地土大於咦咭唎。而船礮如之。亦好貿易。與賀蘭黃祁大西洋。俱在廣東通市。頗恭順。佛蘭西船少。近年未至。此其海路之情形也。其陸路自蘭隣外並無土地。東北東南隔海之國甚多。顛林所知者。曰士秝國、叻倫國、顛麥一名黃祁

國什卑厘國、撻地厘國皆在其東北。土壤相接。北卽北海。氷厚二三丈。極寒人不敢往。又有賀蘭國。傘扐倫國。米莉氈國、佛蘭西國又稱勃蘭西國、大西洋國、鴉沙爾國、布路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的記國、皆在其東南。國亦相接。問以俄羅斯國部。皆茫然不知。惟隔賀蘭黃祁之東有羅沙國。又東南有北叨思國。係卽俄羅斯國而字音別也。賀蘭黃祁一國。最近暎咭唎。隔海相距一千二百里。諸國皆不相統屬。賀蘭頗爲暎咭唎欺凌。每倚佛蘭西爲援。則與暎咭唎國固外好而陰忌之。未必聽暎咭唎越其國

與俄羅斯貿易。此噗國以東隔海諸國之情形也。其王現爲女主。議國政之大臣曰馬倫侍。其在浙江之統帥。人名沙連彌噗嘛喳。其官爲比泥利布顛剌衣彌。一切兵船聽其調派。其次主兵官爲贊倆留。其人名沙有哥哈郎吧噶。又主船政官爲押米嘍。其人名沙外廉巴如郎恩啞勅力巴敦時。噗嘛喳係一等官。年得俸銀一萬元。以下分等遞減。其在厦門者官爲善用勘彌沙。人名時蔑。又稱士勿乃主船政官。其在廣東之香港者。文爲馬厘士列郎馬禮遜。其人名贊臣。武爲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皆授自國王。

而聽自國王。或有自貴官授之。而報名於王者。凡三桅大船。黑夷以元頭目管之。一正五副。二桅中船。黑夷頭目三人。一正二副。小船黑夷頭目二人。一正一副。正頭目夷言沙冷。副頭目夷言嗷底。此次大小夷船百餘隻。實在兵船連火輪船七八十隻。內多即貿易之舟。配以夷官。改作兵船。其兵皆黑夷僱自各島。共約四五萬人。每月工資二三員至十員不等。至同來兵船。見顛林被獲。是否逃回浙江。抑往廣東。無從追問。臣等伏思逆兵船半即商船。人眾數萬。乃費工資數十萬金。夷首俸銀。夷眾口糧。軍裝火藥。月

貲亦數萬。船本貨本又數百萬計。祀順已逾二年。貲亦不下二千萬。夷以貨財爲命。今閉其貨不行。所在私售無多。價亦大減。主客異形。逆夷雖富。何能久支。噗嗽嗟始冀爲義律故智。思得所欲。及欲不可得。且人船貲失。所耗益多。其情勢必絀。飢而擇食。乃更揚言繼師大舉。竊恐其眾將離。未必能久持也。然賊窮必有變計。臣等防守不可不益加嚴。其餘各條皆如前件。地名人名。翻譯殊難。漢人或通其語而不通其文。顛林能作畫。乃令圖其國所屬。及各國形勢。惟東北旱路伊所未至。又回部絕遠。故不得其詳。漢

奸五人中。惟鄭阿二最通夷語。黃舟能漢字。乃使鄭阿二傳顛林之言。以廣東土語翻譯出之。間有悞者。顛林似亦覺之。而每指正其悞。更使律比等親所繪圖點首。察其情形。似屬可信。謹遵

旨將紅夷頭顛林。及夥長一律比二吧底時。三科因疎呢。副頭目怒丈。白夷頭目伊些駱。黑夷頭目忍滿。翻譯供詞之漢奸黃舟鄭阿二。又前次所獲之黑夷頭目唄莉喳。及哈吻吻吶。共十一名。嚴行禁錮候

旨辦理。設有大幫來臺。仍照前奉

諭旨准予相機酌辦。以免內變外。其後獲之紅夷肐哩等三人。白夷舊錫莫哩等十名。黑夷病斃二名外。現犯下治吳蚋油等二十七名同前獲病斃外。現存之黑夷吵嘩等九十九名。共一百三十九犯。恭請

王命。在郡正法。以振

國威而伏人心。所有臣等遵

旨覆訊辦理緣由。恭摺由五百里具

奏。將所繪嘆夷各圖考證諸書。爲說進呈

御覽。除備錄供招咨部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𠸄咭唎地圖說

𠸄咭唎國。又稱英機黎。或作膺吃黎氏。通稱紅毛。在大海極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國都名蘭隣。北枕大山名哀隣。隔海而南。與賀蘭、佛蘭西、大呂宋鄰近。相去皆千餘里。又有米唎㗳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約萬餘里。國皆強大。不相統屬。惟大呂宋稍弱。近中國之小呂宋者。早為𠸄國所據。不能爭。近七十年。𠸄咭唎謂其地小利。呂宋始以金贖回。賀蘭亦常為𠸄國侵凌。倚佛蘭西為援。佛蘭西又大於英吉。

唎利也。然佛蘭西不善經商。今廣東貿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𠸄咭唎、咪唎嘡、賀蘭、黃祁、佛蘭西諸國。惟𠸄咭唎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諸國無公司。惟𠸄國有之。公司者其國王自以本錢貿易故名。諸國至廣東十三行商。公建樓屋居之如客寓。諸夷商去來無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住粵門也。𠸄咭唎通商廣東。自云二百餘年矣。其國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東南城外車行半日許卽海。本國雖不甚大。人精巧善製器械。以其强黠脅制海外小國皆爲屬島。自王城稍西。海中有一島名埃倫。又南爲彌爹喇王城。至此。舟

行十五晝夜。獅爹喇之西北一島。名急時烟士。又西北爲那古士哥沙。又西南爲鬧拿吵。皆其所轄。獅爹喇之西南隔海中一大國名咪唎㗄。卽華言花旗之北境也。其北至南。陸地大於暎咭唎數倍。船礮如之。暎國入中國。必由其海西。故畏之。而於咪唎㗄之東據一小島名的賖士。設埠頭。又於的賖士隔海相對一高山。名散打嗹。亦望其用心之密若此。義律卽的賖士人也。自散打嗹而南爲士嬌也。自金山而南爲急卜碌。卽海國聞見錄所謂呷也。蓋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極盡處。自獅爹喇至急卜碌。舟行五十

晝夜皆自西而南。自此以後。則舟行轉向東北。初無罵利加時架。更東北爲罵哩詢。又東北爲息賒厘。又北爲士葛打喇又北爲烟。其東爲望邁自急卜祿。至望邁。舟行又五十晝夜。更由望邁而南爲士唧。又東北爲袜打喇沙。又正北爲孟呀嘞。卽孟加嘞。又東南爲磨面。又南爲梹榔嶼。一名新埠。又東爲罵叻格。卽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滿剌加國。爲佛郎機所滅。後歸賀蘭。唊咭唎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倫。與賀蘭互易而有之。乃於其地之西新開梹榔嶼爲大埠頭。又東爲新地波。自急卜祿至此。本皆黑鬼地。

而嘆咭唎據之。統循牛嘮油。華言無來由是也。自望遵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東北即近安南。更向東七日夜即賓東。明史西洋利瑪竇言其國至中國九萬里。嘆咭唎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矣。罵喱訥之南。又有路士倫。又東北有班地文。又東北有蟆士爹厘爺。皆嘆咭利屬島。他自他國為積聚貿易之所。為埠頭者蓋華言也。總計埃倫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島。皆設官主之。諸島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千里。勢相聯絡。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為國。或為賀蘭他國所屬者尚數十。而嘆咭唎為其最。此海路之

形勢也。其陸路自本國外並無土地。國之東北隔海而地相連者。爲士祿國。羅委國。吻倫國。顛麥國。一名黃祁國。更東爲什卑厘國。又東爲捷地厘國。其北即北海。極寒。冰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無敢往者。其國之東南隔海而地相連者。最近之東爲賀蘭國。自此而南。爲拿打倫國。末莉毡國。佛蘭西國。捷羅那國。布度基國。布度基者。即華言大西洋也。廣東澳門即大西洋所寓。納稅設官。文官名加文打。華爲番差。武官名知備蒟。華謂兵頭。賀蘭之東迤南爲鴉沙倆國。布路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又東爲

的記國。自小西洋以東。如呂宋等。至的記諸國。皆沿中海。此其國以東陸路之形勢也。間以俄羅斯及回部。其人皆茫然不知。惟言賀蘭之東北為羅沙國。又東稍南為北吻恩國。核與海國聞見錄。載俄羅斯隔普魯社。即係黃祁賀蘭之境相似。乾隆年間。俄羅斯女王。即西洋之女。則其相去當不甚遠。特地名字音各別。或即所云羅沙及北吻恩是也。顧林未至東北諸國。故不能明。然其所繪圖。與康熙年中西洋人南懷仁之坤輿圖說。乾隆年中總官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形勢大略相同。二書皆收入

四庫中可以參攷故大學士臣松筠嘗爲臣姚瑩言俄羅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暎咭唎貢使瑪瑪爾言今俄羅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兄襲汗娶以爲妻然則兩國世爲婚姻暎國本近西洋婦人爲王其俗同人之狀貌又同則其近可知俄羅斯人有在京者傳詢當得其實然暎咭唎國旣隔海而俄羅斯尚隔黃祁等諸國未必與其交結故顚林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則以南懷仁陳倫炯之圖攷之相去甚遠而所隔國尤多矣至的記之東爲巴羅又東爲茂加又東東南

爲也加剌。又北爲啞巴賒。又東北爲烟個士丹。皆烏鬼地。其自的記轉南沿中海而西者。爲衣接埠頭。爲禮卑厘。爲埃地也。爲都利士埠頭。亦皆烏鬼地。與聞見錄形勢正相同。顛林言伊船內原有四海各國全圖。緣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據其能記憶者圖之。其言似可信也。至其立國自稱一千八百餘年。本無稽考。然國俗王死無子。則傳位於女。其女有子傒女死後立之。其實已數易姓。而國人猶以爲王後。足見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國王死無子。復無女。乃傳位於姪女名役多厘里也。今二十二歲。招夫丙次

阿不彌稱爲邊嗹士啞㣲。又華言駙馬。生一子今二歲。畀時女王死。卽立爲國王。邊嗹士亞㣲不理國政。大事則有三大臣。在女王左右議決之。其第一者名馬倫侍極貴。次二人不知其名。其國文官少。武職多。大埠頭文官名羅洛堅。如中華督撫。中埠頭文官名沙外籐叻洛堅。如中華知府。小埠頭文官名未士洛云。如中華知縣。至武職大者名馬甯接如中華總兵其餘武官不可悉數此次統兵至定海之總帥。其人名沙嗹彌僕嘛喳。其官爲比利呢布顚喇衣彌最貴。一切由其調度各官。雖授自國王。有事故則僕

嚗喳遣代。其次主官兵者爲贊僩嚠。其人名沙有哥哈郞。吧噠。又主船政者爲押米嘍。其人名沙外廉巴加郞恩啞勅力巴敦時。皆在浙江。其在廈門管船者官爲仙用叻彌沙。人名時蔑。又稱士勿。在廣東者文官爲馬厘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武官爲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凡管理貿易及船政官。皆名呷嗶㕧。即明史所稱加必丹末。又稱急敦。如華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頭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熾低。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此次至內地兵船名百餘隻。其實七十餘艘。餘外

多商船配以夷官。至火輪船亦實只十隻。用以急遞信息、爲諸船引導。黑夷皆僱自諸島。月給工資番銀二三員至七八員、不下數十萬、其官自僕嘸喳、年給俸銀萬員。餘等遞減、小者亦數百員、凡造一船費數萬計。礮械火藥資用尤多。閉戶後洋貨不售、有私售者貨價大減。用兵日久。復多喪失。亦自苦之。其女王之出。戴金絲冠、四面綴珠、身衣紅色哆囉嗹長袍、或羽毛爲之。胸前繫金珠爲飾。乘大馬上用平鞍、後有靠背、左右扶手。前後隨者有步有騎、夷人有騎。夷人見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額上毛數莖投地爲敬。

其國人肌膚皆白。身長貓睛高鼻類在京之俄羅斯。而髮拳黃。故稱紅毛。亦有肌白而髮黑者不貴也。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淨髭鬚。其產鴉片烟土者凡三國。一爲的記。二爲望遵。皆出小土。每塊重六七兩。惟孟加剌出大土。每塊重四十五六兩。海外諸國貿易。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自洋布哆囉嗹羽毛紅木紫檀花梨氷片龍涎香海參燕窩、丁香油之屬數十種。鴉片特其一。而望遵孟加剌嗇嘆咭唎埠頭。故其國貨船此物獨多。各國人皆不食。即嘆咭唎亦自不食。惟華人及黑夷多嗜之。凡貿易諸船。皆商賈自

為王收其稅亦有領國王本錢者。謹據夷因頓律比供及

圖證以諸書如此。

奏開番地疏　劉韻珂

奏為臺灣水沙連六社生番。輸誠內附。並獻納各社輿圖籲

請歸官開墾。現飭該管鎮道查勘情形妥議籌辦。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照臺灣四面環海。大山南北亘峙。山以西係屬內地。山以東係屬番社。而彰化縣所屬之水沙連內山。即屬生番地界。坐落縣之東南。距城百有餘里。各生番分社而居。

其田頭、水裏、猫蘭、審鹿、埔裏、眉裏、等六社毘連一處。南北袤延一百餘里。陂原沃野。地盡膏腴。而水裏社山澤之芳麗。鹿埔裡社壤地之寬平。尤甲各社之上。向禁民人私入樵採。道光四年前撫臣孫爾準過臺巡閱。曾經彰化嘉義兩縣衿民及屯弁等。呈請開墾水裏埔裏二社番地。當因其時水埔二社中隔兇番。地形險遠。且非出自生番之意。與淡水噶瑪蘭番民自願歸附者不同。恐開墾別滋事端。經前督臣趙愼畛會奏飭禁。並請於入山隘口。設汛專防。復令鹿港廳同知彰化縣知縣。每年輪往巡查。以杜偷越。

奉

旨允准。二十一年前給事中朱成烈。以臺灣曠地甚多。奏請開

墾。復經前督臣顏伯燾援案覆奏停止各在案。臣劉韻珂

抵任後。因恐該同知等日久生懈。巡查稍疏。節經照案嚴

飭。務令實力稽察。不准內地奸民私越占墾。茲據署鹿港

同知史密稟稱。本年正月該同知會督北路協副將葉長

春。署南投縣丞冉正品帶同通事番目。親至水沙連內山

巡查。行至山口雞胸嶺地方。即有田頭等社番目擺典等。

率眾出迎跪接。該同知等即令該番目導入社寮。傳集番

眾宣布

皇仁。逐加撫諭。賞以紅布鹽糖等物。該番眾等均極悅服。並據田頭社番目攏典。水裏社番目毛蛤肉。猫蘭社番目六改二。審鹿社番目排搭母。埔裏社番目督律。眉裡社番目改努等。率領六社番眾男婦老幼共一千一百六十三人。匍匐前來。苦訴伊等衰弱窮困。各社番地。悉成曠土。伊等不解耕種。以致生計日蹙。無可謀食。情願薙髮易服。改爲熟番。求准內附。並獻納各社輿圖。懇歸官經理。該同知等。察看情形。極爲眞摯。且俱已薙髮。勢難拒阻。遂復賞給各

番衣褌一千餘件。諭令各回本社。聽候稟請查辦。該生番等。歡欣鼓舞感謝而回。該同知等。即將田頭等六社番地。順道履勘。約可墾田一萬二三千甲。按則陞科。每年可徵正供穀三萬數千石。足成閩省一大廳縣。應請援照淡水噶瑪蘭之例。設官撫治。並建設城池以資保障。如蒙准行。統計文武俸廉役食兵餉。歲需銀不過六千兩。以歲收之正供。盡數支銷。尚可餘穀二萬餘石。其未經陞科以前。應需一切經費。約需洋銀三十餘萬元。現在嘉彰兩縣紳衿認捐洋銀。已有十八萬餘元。其應開番地。除該同知自認

捐墾二千甲外。該紳衿等亦認墾七千餘甲。其餘不敷經
費未認田畝。陸續勸捐招墾。尚易爲力。將來開墾與興建
並舉。當不致有缺誤等情。稟請具
奏前來。並據臺灣鎮總兵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臺灣府仝
卜年據實轉詳。臣等接閱詳稟。參酌於封禁開墾之間。熟
籌乎因革損益之理。並默察夫今昔時勢之宜。利弊判然。
情形迥異。臚舉所知。敬爲我
皇上詳細陳之。臺灣孤懸海外。民情浮動。不逞之徒。動輒逞兇
械鬬。甚或造謠聚衆。謀爲不軌。迨經兵役跟踪尋緝。而該

匪徒等。明知水沙連內山。爲兵役緝捕難至之區。遂各相率逃入。潛匿深藏。開闢則地歸疆理。建廳設汛棊布星羅。匪徒既無從託足。地方卽可期靜謐。是其袪弊者一。臺灣向無土著。多係閩粵兩籍之人。從前地曠人稀。物產豐富。力作經營。在在皆可謀食。近則生齒日繁。生業乏術。有游民而無恒產。鮮不流爲盜賊。開闢則驅之力田。贍養無數窮民。耕鑿相安。自可消患於未萌。是其袪弊者二。水沙連地土肥美。甲於全臺。雖內地民人例禁私越。但小民趨利若騖。既知其中有土地可耕。木植可採。縱難保必無私越

之人。卽使加謹巡防。迭增厲禁。亦難保必無官來則去官去復來之弊。久之呼朋引類。盤踞日多。爲害滋深。開闢則按戶授田。奸匪無從混迹。可免意外之虞。是其袪弊者三。佳里興等各社野番。係在水沙連各番社之後。臺灣不法奸徒。向有勾引佳里興等社野番。潛出卡隘擾害邊民之事。內地兵役因水沙連番社居民隔絕。不能深入查拏。以致該匪徒等負固恃險。顧忌毫無。開闢則水沙連番社。悉爲我有。建設營汛。擇要防守。奸徒既不能私入勾結。野番卽不敢越出擾。是其袪弊者四。水沙連各社生番。向以抽

籐吊鹿爲生。不諳耕種。茲因封禁日久。社地荒蕪。俯仰無資。額懇歸附。若不允其所請。旣見拒於官府。必串謀於熟番。卽不串謀。而漢奸偵知生番求懇不允。斷無不串謀熟番。私誘生番之理。迨私墾旣多。生番得沾餘利。再爲查禁該生番等。始雖舍熟番漢奸而求官。後必結熟番漢奸而抗官矣。操之過急則倚眾負嵎。更難保不激而生變。開闢則番眾必安。可杜私墾之漸。而熟番漢奸。卽無由串謀勾結。是其袪弊者五。臺灣夙稱殷阜。近因物力有限。戶口頻增。以致地方日形凋敝。開闢則地利較溥。歲可產米百萬

石。他如木料茶葉樟腦藥材等物。爲數更屬不少。通商惠工。培養生機。元氣可期漸復。是其興利者一。臺灣餉銀向須內地撥解協濟。不特虛糜解費。而且重洋遠涉。踈失堪虞。開墾則歲得正供數萬石。即可就地酌撥。在臺灣多一分餉銀。即內地少一分協餉。是其興利者二。臺灣爲海外巖疆。倉儲不可不裕。開闢之後。正供旣有盈餘。而該同知捐墾之二千甲。一經成熟。又可酌提充公。從此儲備日見充盈。則可爲地方緩急之需。是其興利者三。鹿港向設屯丁三千餘名。歲給餉銀。不敷衣食。開闢則調取無業番丁。

酌給荒田農具。令其自行耕作。仍由官給器械。隨營操演。使該屯丁等生計裕如。均得安心學習。無事則保衛沙連。有事則協助兵力。是其興利者四。水沙連內山前控嘉彰兩縣。後近噶瑪蘭廳。爲全臺腹背重地。開闢則前後呼吸相通。全臺均可資策應。是其興利者五。其袪弊也如此。其興利也如此。若竟重拂番情。拒而不納。未免坐失事機。顧或謂前之奏明封禁。係屬老成慎重。今之奏請開墾。終覺好大喜功。不知前此係衿民呈求。此次係番衆獻納。前此各番未服。不能與番據爭。此次各番輸誠。並可使番樂利。

前此議開僅只水埔二社。尚有田頭等社間隔。越墾爲難。此次田頭等社。均已一概請開。并里相通。並無兇番梗阻。且現在各番向化甚殷。薙髮者已有千餘衆。實有難以遏拒之勢。是今昔情形迥不相埒。自未便因奏禁在先。卽膠執拘泥。不予查辦也。惟圖功必先防患。慎始方可要終。究竟各社番地。實有若干。番情果否一律悅服。地勢有無險阻。城池衙署。應在何處建造。文武員弁應設何等職銜。書役兵丁。應設若干名數。何處應設隘巡防。何處應分屯守衛。溝渠應否開濬。道路應否疏通。授地分田。應如何定立

章程。方可通力合作。丈畝定賦。應如何設法清查。方免移
匿隱混。生番應如何保護。漢奸應如何剪除。開墾建置應
否同時並舉。捐輸經費。是否不致絀支。必當預爲籌慮。計
及萬全。方不致臨時掣肘。臣等現已檄飭該管鎮道親詣
番社。周歷查勘。體察情形。妥議詳覆。伏思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
仁恩怙冒。遐邇傾心。闢土開疆。所在多有。即遠邊甌脫。無不建
官設汛。列入版圖。今水沙連各社。雖止彈丸一隅。第該生
番等羸居崖谷。性類犬羊。一旦感承

高厚雍髮易衣獻圖納款統孫孫狉狉之傳。遵蕩蕩平平之路。

亦未始非

太平之盛事。臣等又何敢壅於上

聞。致負

聖主子惠番黎一視同仁之至意。謹不揣冒昧據實

奏懇

天恩俯准援汶水噶瑪蘭改土爲流之例。一體開墾。設官撫治。俾鯷室鯨波以外。附隸

王封。雕題鑿齒之倫。涵濡

帝澤。咸沐

鴻施。實無既極。倘蒙

俞允。俟該鎮道等勘覆到日。由臣等詳細確覈。將應辦一切事

宜。妥議條款。另摺

奏請試辦。並繪具圖說恭呈

御覽。所有水沙連六社生番獻地乞墾現飭查勘緣由。謹先合

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臺灣丈量地畝。向皆不計弓步。以長戈柄代

之。一丈二尺五寸爲一戈。積百戈爲一甲。以內地畝分覈

箕每甲計地一十一畝合併陳明謹

奏

奏勘番地疏

爲遵

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並查出私墾民番分

別辦理恭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劉韻珂等奏臺灣生番獻地輸誠請歸官開墾一摺

當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茲據會議具奏。番性類犬羊。厭居崖谷。忽因衰弱窮困。獻地投誠。懇請官為經理。恐有漢奸懷詐挾私。潛為勾引。一經收納。利之所在。百弊叢生。有非預料所能及者。此事大有關係。著該督於明年二三月渡臺後。將該處一切情形。親加履勘。悉心體察。籌及久遠。據實奏明。未奉諭旨之先。不准擅辦。斷不可輕聽屬員稟慫。以為邀功討好。受其朦蔽。率行議准。致貽種種後患。凜之慎之。原摺抄給閱看。將此諭知之。又 臣附奏起程渡臺閱伍並

履勘番地一片。於五月二十四日在彰化縣途次奉到

硃批知道了。又於卸親詣水沙連各社。體察番情。履勘地勢。旬

旁。欽奉

硃批凜之慎之。不可顧目前留後患也。各等因欽此。跪讀之餘。

仰見

聖主智慮深遠。指示周詳。欽佩私衷。莫可言喻。伏查水沙連六

社番地。雖於道光四年及二十一年兩次議開。總以與番

爭利。恐後患難防。奏請飭禁。此次田頭水裡貓蘭審鹿埔

裡眉裡等六社。生番輸誠獻地。固由不諳耕種。謀食維艱。

欲求內附。以為自全之策。與前此議開情形迥別。但犬羊

之性。反覆無恒。誠如部議恐其鼓舞於前。仍復頑梗於後。

臣前因臺灣鎮總兵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臺灣府仝卜年。及署鹿港同知史密。先後詳禀。該員等均係親歷六社。更番迭勘。咸謂番情真摯。並無他虞。察其所言。似均確有把握。而熊一本仝卜年。歷任臺灣。又皆數十年。凡海外一切利弊。無不瞭如指掌。其武攀鳳史密二員。雖不及該道府之年久。而辦事之結實精勤。亦與該道府相埒。旣於開墾一事。剴切詳陳。力請舉辦。自不致稍有欺飾。且其時各社生番。多已薙髮易服。更未便拒而不納。致阻其向慕之

誠是以會同前福建撫臣鄭祖琛

奏請試墾兹奉

聖諭勅令親勘熟籌自當欽遵辦理何敢因原奏在先稍涉迴護惟事關開闢所係甚重其地勢之有無險阻番情之果否悅服尚不難一勘而知而開闢之與封禁孰得孰失究屬未來之事必先參以衆論方不失於偏倚臣遂恭錄

諭旨轉行遵照一面隨時隨地博訪周諮有謂六社地土沃饒若得及時開墾可爲全臺興大利者有謂各生番族類兗頑若不照案封禁恐爲全臺貽後患者而詢之在籍之紳

士廖鴻荃等。則堅以開墾爲是。并云伊等戚友在臺多年。深悉六社地甚肥美。果能議開。既可多產食米。亦可安插游民。數月之中。人言籍籍。雖議開多於議禁。然要皆各執其說。並無一定之論。自非親身審察。究難決其是非。當即

奏明於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省起程。將興泉二府屬陸續報獲洋匪。順道履勘。辦後逕至蚶江登舟候風。於四月十四日放洋。次日收鹿港口。即由陸路按站前進。沿途諮訪六社確情。亦與內地人言相等。臣先將臺鳳嘉三縣各營官兵。按次簡校。並將應審案件。應理公事。逐一辦竣。

遂督同署鹿港同知史密署淡水同知曹士桂北路協副
將葉長春嘉義營叅將呂大陞及臣隨帶之文武員弁均
輕騎減從酌帶兵勇於五月十三日在彰化縣屬之南投
換坐竹輿由集集鋪入山於二十日至内木栅出山由北
投一帶回抵彰化縣城計八日之間將該處一切情形親
加履勘悉心體察謹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查水沙連内山係屬總名而田頭水裡猫蘭審
鹿埔裡眉裡六社附於中在彰化之東南隅南以集集鋪
爲入山之始南投係其門欄北以内木栅爲番界之終北

投係其鎖鑰自集集鋪東行十里爲風谾口。又五里爲水裡坑。由水裡坑南行三里折西。登雞胸嶺。過嶺五里爲竿蓁林。又五里爲竹林子。又五里爲田頭社。越社南之鑾丹嶺。東行五里爲水裡社。由水裡社東北行五里爲猫蘭社。又五里爲審鹿社。又二十里爲埔裡社。社名加冬里里。北十餘里爲眉裡社。由埔裡社西行十里爲鐵砧山。山南有溪水一道。過溪後仍西行二十里爲松柏崙。十五里爲內國姓。五里爲龜紫頭。十里爲外國姓。五里爲大平林。五里爲檨乜圍。由檨乜圍南行五里爲內木柵又二里爲北投。

以上自集集鋪起至內木柵止。計程一百五十五里。均係約略計算。並未施弓步。較外間驛路不啻倍之。內田頭社約可墾地七八百甲。生番大小男婦二百八十八丁口。番寮八九十間。水裡社約可墾地三四百甲。生番大小男婦四百三十四丁口。番寮八九十間。貓蘭社約可墾地七八百甲。生番大小男婦九十五丁口。番寮三十餘間。審鹿社約可墾地四千餘甲。生番大小男婦五十二丁口。均已遷附水裡社居住。埔裡社約可墾地四千餘甲。其社南之一千甲。先經熟番私墾。間有生番自墾之地。均係畸零小塊。

不成片段。且俱將稻穀撒於田地。聽其生長。並非插種之法。秧苗皆稀散細弱。難期秀實。現住生番大小男婦二十七丁口。熟番約共二千人。眉裡社約可墾地二千餘甲。現住生番大小男婦一百二十四丁口。統計六社約可墾地一萬二三千甲。各社地均有溪流。可資灌溉。且日曬露濃。侵人衣袂。入夜更重。近山之地。亦無虞旱乾。其間懸崖仄磴者為風谾口。古木連陰者為竿蓁林。幽篁夾道者為竹林子。壁立千仞。俯瞰羣峯者為雞胸嶺。爲松柏崙。至水裡社之日月潭。南北縱八九里。橫半之。水色紅綠並分。四圍

層巒疊翠。潭心孤峙一峯。名珠子山。高里許。頂平如砥。可容屋十數家。樸番倉數十間。依山繞架。潭東溪源。四時不竭。水邊漁筏。寒星隱約於竹樹閒。是其山水之清奇。實爲各社之名勝。而平原曠野。局勢天開。壤地毘連。周圍約六七十里。一望無盡者。則埔裡眉裡二社。尤爲各社之最。且躬親閱歷。雖平險殊途。山澤異地。然均有道路可通。並無阻塞之處。惟南路之雞胸嶺。北路之松柏崙。山勢高聳。引重維艱。而南有八仙嶺一路。可以開闢。北有溪水一道。可以疏通。亦無庸阻隔。若夫埔裡眉裡兩社之東。有觀音山

一座。列岫拱環。山下悉屬曠土。與社西之鐵砧山遥相映對。萬霧溪繞其北。史老溪圍其南。其西來之水均灌注史老溪。直達鐵砧山下。與萬霧溪合流而西。歷彰化之大肚溪。滙入於海。其合流處所灘石峻崢。水勢較淺。加以濬鑿。舟楫卽可通行。此臣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之實在情形也。而六社番情則又有大可見者。方臣甫至南投時。卽有田頭社生番三四十人。匍匐出迎。及入山以後。又有水裡猫蘭審鹿埔裡眉裡五社各生番。或十數人。或數十人。閒跌跪接。一見臣輿。均各爭先恐後。用手挽扶。每至一社履

勘時。各生番即盡率其族眾俯伏道旁。不敢仰視。內有薙髮著衣履者十之七八。餘尚披髮跣足。男番以番布或鹿皮二塊護其下體前後。女番以番布數幅裹其下體。上身亦被服番布。而襟袖粗具。亦有布質藍縷不能蔽體者。其乳哺之嬰。番多用布條縛繫於胸背間。身無寸縷。形似羸蟲。窮蹙之狀有令人目不忍覩者。臣諭通事傳示各番。令其不必生畏。各番均昂首色喜。惟男番眉心間有刺一王字者。體畫較粗。而女番之眉心頷頦多各刺一小王字。且從口旁刺入兩頰至耳。又彎環刺下如蝶翅狀。所刺行數

疎密不一。所塗顏色黃白亦不同。詢知番女許字後始刺兩頰。遵祖制也。當向查詢歸化獻地。是否出自真誠。各番均手指草地。一一首肯。惟言語啁啾。音同鴂舌。無從辨悉。據通事傳稟。各番皆誠求開墾。臣遂飭歸本社。聽候勘辦。各番於歡呼感謝之後。或扶攜老幼。遷自回社。或奔走前後。擁護而行。並於臣路過水裡之日月潭邊。爭請乘船遊覽。番俗以大木分爲兩開。刳其中而毫無增益。呼爲蟒甲船。木質堅如鐵石。長者二丈有奇。短亦丈餘。或八九尺。濶三四五尺不等。臣因番情真摯。未便過拂。又欲遍勘全社

形勢。即徒步登蛛渒。各番等即以七八人盪槳行駛踴躍歡騰。到處涉歷。其親愛之忱。毫無虛飾。迨臣履勘六社已畢。復回至埔裡社行寓。將田頭社番目擺典。水裡社番目毛蛤肉。猫蘭社番目六跤二。審鹿社番目排塔毋。埔裡社番目督律。眉裡社番目改努。同隨行番眾。及各社通事人等。逐一傳齊。嚴詰其獻地之故。該番目等。各操番音喃喃苦訴。詢之通事。據稟各番目等。咸稱伊等因不諳耕作。各社番地。悉成荒蕪。其自墾之地。歲收無多。不敷食用。遂致衰弱窮困。日甚一日。實有難以存活之勢。幸鹿港同知進

社查看。遂各獻納輿圖。情願薙髮易服。改爲熟番。求准歸
官經理。但蒙
大皇帝酌賞租穀。俾得溫飽自全。
恩同再造等語。臣因通事傳供。恐有揑飾。復諭令傳示各番目
凡有供詞。不妨裝演手勢。該番目等。各以一手捫心。一手
拍地。並以拍地之手。作標翻狀。以明其獻地歸官。實係出
自本願。臣以該番衆等。獉處狉遊。毫無知識。一旦輸誠納
款。未必非漢奸人等懷詐挾私。從中勾引。又面諭通事。向
各番目再三詰訊。各番目均搖手稱無。臣遂諭以爾等既

各眞心力附。自當代爲具奏。俟欽奉
諭旨再行遵辦。各番目伏地叩頭。同聲感戴。並各攜其手足身
體。含笑私語。傳詢通事。據稟各番目以如蒙
大皇帝恩准墾地。伊等此後。亦得同服衣裳。同著冠履。是以稱
快。及臣諭令回社。各番目或囑通事。轉求臣多住幾日。或
求通事請示。臣何時再來。或又將臣寄寓茅舍。信手指揮。
絮語不休。詢之通事。稱係各番目因臣現寓草寮卑隘。俟
臣再來時。伊等起造高大房屋。以爲駐宿之所。臣復一面
諭令通事嘉獎。一面辭覆。並促其率衆各歸。各番目始率

領男婦唯唯而退。嗣臣因公留住五日。各番眾仍絡繹前來。有獻鹿筋數條者。有獻鹿角兩隻者。有獻鹿皮一張者。有獻鹿脯番餑二盤者。並有番婦番女。以番布一二段。雞雞一二隻。雞卵五六枚呈獻者。臣酌收些須。以示不疑。亦薄賞其紅布食鹽。以示體恤。各番懽忻鼓舞。叩謝不已。有時逐之使去。而累步遲疑。有時禁其不來。而傍門瞻顧。其依戀不舍。直有倒懸待解饑嬰待哺之情。復察各番。麾稱史密爲老祖。纏綿固結。更難以言語形容。洎臣東裝出社。各番眾跪送紛紛。面容悽慘。臣亦不覺顧而心惻。此臣體

窯水沙連六社番情之實在情形也。且匪特六社內之番情可見也。而六社外之番情亦可共見。查內山南北綿亘。界分三港。南港番性柔馴。中港番情貧弱。六社即在其內。北港生番。較爲蕃庶。各番雖係同類。要皆各自爲社。彼此不知相顧。有無亦不相通。臣行至南投。即有南港之鸞社。毛註仔社。山頂社。巴釐頭社。並中港之社仔社。剩骨社。迨社。木噶蘭社。扣社。干打萬社。各生番男婦二百一十二人出迎。迨入內山。沿途一帶。又有中港之阿里鮮社。架霧社。包倒訓社。溪底社。並北港之致霧社。眉鵝吶社。眉貓蠟社。

嗎伊郎社。各生番。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出迎。其貌言服色。悉如六社。各生番內。間有以番布鹿皮跪獻者。臣酌收薄賞亦如六社。各生番皆叩謝不違。喜形於色。惟臣查勘六社番地。與外社生番。毫無干涉。何以該生番等。亦齎至跪接。當向詰詢。據通事傳稟。前因史同知查禁內山。深入六社。隨處勸諭生番。不可行兇爲非。並恐六社受人欺凌。力爲保護。伊等同深感激。茲欣聞

大皇帝欽命臣前來履勘六社。是以率眾瞻仰。以表恭順之忱。臣諭通事。面爲獎譽。飭令回社後。均抽籐吊鹿。勤謀生業。

切勿作惡犯法。各番皆歡喜叩頭。復囑通事傳稟。伊等實不敢欺瞞。從來各番族衆。不乏作惡之人。自奉鹿港同知示諭。各番目約束緊嚴。各番丁無不斂迹。詢據隨行之臺灣官役稟稱。向來生番殺人。每歲多至一百餘名。近一二年中。殺人甚屬寥寥。臣又令通事傳諭各番。爾等果能如此。即是良番。

大皇帝自必嘉悅。各番皆頂感無既。欣欣而去。並經臣查知有北港之平來萬社生番帶領番衆十餘人。先期來至六社內之埔裡社迎候。嗣因等待日久。口糧食盡。未及見臣。快

快而返。又有相距埔裡社五六日程途。南港之丹社勿勿社。依內閣社。政重社生番。亦各率番眾二三十人。隨後赶至六社內之水裡社迎接。丹社生番又牽活鹿六隻。勿勿等三社生番。亦携番布二段。鹿筋一束。欲來呈獻。因臣已過社數日。追謁不及。亦各無奈轉回。跡其篤摯向慕之殷。斷非他人慫恿所能致。至於生番所用器械。祇有鐵矛鳥鎗弓矢三項。矛以竹木為柄。長僅四五尺。其運用時。但知兩手握柄。直向前戳。並不諳縱橫撥刺之法。施放鳥鎗。必須用架。且一出之後。若再裝藥下子。燃火勾機。必遲至半

刻之久。方能完竣。弓矢則以竹為之。弦用苎繩。發矢不能及遠。着物亦不能深入。內山並無虎狼。打牲全恃猛犬。若憑技藝。十不獲一。即其逞兇殺人。亦祇伺單身入山樵採者而暗傷之。並不敢出山肆虐。臣訪詢明確。深知內山生番。不但懦於湖南廣東之猺匪。並且不及四川之猓夷。此

臣體察水沙連六社外各社番情。並查悉各生番械技之實在情形也。惟是番地固貴周勘。番情亦應詳察。而私墾之犯。更宜嚴切查究。臣自入六社之後。即督同史密曹士桂及隨從員弁。帶領通事。分投清查。並令各社番目。將自

墾之田逐一指認。查出埔裡社有私墾地二三百甲。其田頭水裡審鹿三社。並無私墾。當向各社番目查訊。據通事稟據埔裡社番目督律供稱。伊祖父在日。因不解耕種。曾招熟番佃墾社地。歲收租穀尚敷餐䬸。近來熟番增多。每年給租有限。難資餬口。各熟番尚無凌逼情事。至伊祖父於何年招佃。各熟番墾地若干。並應納租穀若干。伊實不知。訊之通事。亦堅供不知。各熟番係何年進社。並稱生番愚蠢。實皆不識數目。傳集各熟番頭目羅國忠等。逐一研鞫。僉供伊等祇知祖父早年因埔裡社生番招佃。遂各挈

眷入社代懇納租伊等在社生長並不記始自何年亦不知本社社名坐落何處現種番地即係祖父遺業實非伊等私墾所納穀租均係酌量給予有減無增[illegible]生番後不計較多寡該奉示諭始知犯法亟應遵諭搬遷惟出社後安身無處討乞無門男婦老幼二千人勢必盡成餓莩嘗各伏地碰頭泣求恩施格外各等情究詰至再各供不移

臣查該熟番等本係埔裡社生番招佃與違禁自行私墾者究屬有間況其祖父進社時該番等尚未生長迨歷年久遠遞相承接祇知為先世之遺田並不知為私開之禁

地現在聚黨而居已有二千丁口若竟繩之以法與明知故犯者旣無區別且人數衆多誅之亦不勝其誅臣再四思維自不能不漸爲權變當卽嚴諭該熟番等本季番租斷不准減少聽官照例收給生番割穫之後亦不准再種俟奏奉

諭旨如不准開墾卽各率族還徙谷番傾心感服旋卽呈具切結存案後向貓蘭社番目六改二眉裡社番目改努查訊兩社私墾之犯各有若干私墾始自何時是否係各番目招引進社又據通事傳覓貓蘭社內私墾者祇有二十餘

人。俱係漢民。不知是何籍貫眉裡社內私墾者男婦大小約共四五百人。俱係外來熟番。兩社內向俱無人私墾。該民人熟番等均係本年正二月間。先後來社打簝墾種。並未議。租各番目等實無招佃情弊。私墾各犯聞知臣入內查勘。均各逃逸。並據署鹿港同知史密面稟上年伊查禁內山。親歷各社。祇知埔裡一社。有生番招引熟番佃種情事。伊等防患將來。是以通稟試墾。其餘五社。絕無私墾之人。迨稟請試墾之後。又恐民番先自偷越。即商同北路協副將葉長春會撥兵勇丁役。在北路之內木栅地方。設卡

稽查嗣因奉

旨不准措辦、隨將原撥兵勇撤回。伊亦未敢再進六社各等語。是猫蘭眉裡二社私墾之犯、其爲偵知兵勇撤後。始行偷越無疑。查私墾官地、大干嚴禁。乃該民番等竟敢因撤回兵勇。潛入私開、實屬藐玩。當飭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嘉義營叅將呂大陞。協同史密督帶兵勇將該二社私插秧苗。全行剷除。閒有已屆成熟者。交官暫時經理。俟收割後勻給各番。並將草寮拆毀。仍飭嚴拏各逃犯務獲究辦、旋據史密稟。訪有今春新來熟番徐慈祺一犯。倡墾番地、生番

側目。積惡最稔。尚在眉裡社樹木內藏匿。臣嚴諭史密著
長春等將該犯設法拏獲。訊認倡率私墾發掘番目改努
幼侄墳塚。拋棄屍骸及焚毀番寮搶牛物等情不諱。質之
改努亦無異詞。並向徐蕙棋究出殉葬鐵器。經改努認明
領回。臣以徐蕙棋窮兇極惡。若不就地正法。既無以攝熟
番之氣。又何能安生番之心。遂將徐蕙棋恭請
王命在眉裡社處斬梟示。以為懲一儆百之計。一面出示曉諭。
如敢再有私墾凌逼生番者。與徐蕙棋同罪。各社生番並
埔裡社招佃之熟番。同深畏服。而改努更感激涕零。叩謝

不已此又臣在六社內查出私墾分別辦理並將欺凌生番之犯訪獲審辦之各實在原委也伏思我
國家開疆拓土二百餘年聲教所敷東漸西被雖遠邊荒陬無不盡入版圖幅員之廣實爲漢唐以來所未有茲水沙連六社番地不過叢爾一隅或禁或開本屬無關得失特以生番之率眾來歸由於不知耕耘生計日蹙招佃之熟番又皆減租欺朦其所以欲得官爲撫治者藉此爲保[illegible]之圖若不俯順番情則生番日益困熟番日益肆橫勢不至不盡戕其生而盡併其地不止久之呼朋引

類。日聚日多。而無賴之徒。負罪之犯。亦得以無官查察。潛跡遁藏。從此儔類互分。必致倚强而凌弱。黨羽既衆。更恐拒捕而抗官。得逋逃之藪。爲負嵎之謀。其貽患殊難逆料。縱熟番不難驅逐。而利之所在。衆趨若鶩。能禁今日之不來。不能保異日之不往。從前豎碑立界。設隘分防。立法何嘗不密。乃私墾者仍有二千人之多。可見禁令雖嚴。總難期歷久無弊。卽謂驅逐之後。厲禁迭增。竟無敢或有踰越。而被逐之熟番數至二千。既無本社可歸。又無田廬可家。饑寒交迫。勢必致流而爲匪。臺灣地狹人稠。流匪本多。不

靖又何堪再益此二千流匪也。一經開墾。則分疆畫界。計畝授耕生番收其租息。既各鼓腹無憂。熟番得以力田亦皆養身有具有恒產斯有恒心。誰不相安樂利而撫馭兼有文武巡查又有兵役。則一切無賴之徒負罪之犯更屬無從託足。顧議者或謂臺地民情浮動械鬥豎旗層見疊出若再開墾番地設將來內地匪徒。竟與番類勾連。剿辦必更費手不知匪徒與番類聲氣本不相洽。溯查歷年檔案祗有因官兵不敷派撥。酌調屯兵協剿匪徒之案並無匪徒番類互相勾結隨同附和之事。即如乾隆五十三年

首逆林爽文。逃入六社。經埔裡社番眾。協同官兵社丁等。將該逆生擒縛獻。而林爽文家屬。並經水裡田頭社生番。拏獲綑送。此更足為內地匪徒不能勾連番類之明證。又或謂生番世隸化外。罔知法度。現雖困苦來歸。迨衣食充裕。無所顧慮。安見不始順終悖。不知漢奸詐偽百出。每多首鼠兩端。而生番則不識不知。絕無機巧。斷不致口是心非。縱使譎變無常。而統計六社生番大小男婦現止千有餘名。壯丁不過三百餘人。皆散居六社。其所需之械與所習之技。又無一足恃。剿捕亦甚易易。況臺地自鄭氏滅後。

即為中國所有。厥後陸續開墾者。如淡水鹿港噶瑪蘭諸廳。無處非生番地界。百數十年來。穰穰熙熙。莫不涵濡帝澤。移風易俗。共安耕鑿之天。從未聞有生番為害。調兵征剿之舉。往事足徵。可以例推。至六社之外。番社雖眾。族丁地勢。亘均莫由知悉。然就出社迎接者觀之。已有二三十社之多。其賦性之貞樸。作事之蠢戇。悉與六社相似。以此例彼。當亦不甚懸殊。且三港之內。純為生番。又別無兇番種類。是皆無足深慮。又或謂臺地本屬外夷。現在閩省兩口通商。夷情或不無叵測。若六社番地一開。土地廣而財賦

多。恐外夷之垂涎更甚。不知夷情止在通商。此外別無營求。更不貪圖田土。六社番地尚在彰化之後。僻處山隅。距海口甚遠。外夷斷無垂涎之理。而臺地所產穀粟魚鹽之外。間有產茶處所。皆葉粗味苦。俱非外夷所珍惜。即外夷之售銷於內地者。又非臺民所必需。懋遷有無。均不足啓外夷之覬覦。必謂外夷之垂涎專以六社之番地墾與不墾爲行止。臣固未敢深信。回憶臣東渡前後。博採眾論之時。實未能折衷一是。迨親歷六社。確知底蘊。不但閩省內地人言。多係耳食。即臺地人言。亦半屬隔膜。天下事及之

後知。履之後見。益信臺灣鎮道府之所詳非虛。署鹿港同
知史密之首先深入。創議開墾。確係防微杜漸、並無邀功
討好之心。而在籍之紳士廖鴻荃等之言之恰中事機也。
至番地膏腴。實爲僅見。六社可墾之地。雖多至一萬二三
千甲。而平坦者十居八九。絕少石磧沙壓之處。翻犂即成
沃壤。開墾匪難。科丈亦易。即創建工程。材木固取之不盡。
灰石亦用之不竭。經費充盈。興修自可迅速。據臺灣各官
稟請稱初議私墾番地。嘉彰兩縣紳富無不樂從。認捐之
數。已甚不貲。及開臣奉

命親勘旋即中止。如再議續捐。尚不致觀望不前。久延時日。是

開闢創建。均無須耗費

帑金。亦無待數年。始能蕆事。臣材識雖極檮昧。非不知省事

爲爲政之要。諉事爲便已之方。今以大有關係之事。仰蒙

天語提撕。再三

誥誡。爲公爲私。均可奏請中止。特以六社番地。開之則易於成

功。禁之竟難於弭患。深思密計。實不敢藉

君父之責成。輒思廢公而便已。況一身之利害。究不可奪天下

之是非。臣渥受

殊恩又何敢稍涉依違。致孤
高厚以臣愚懦之見。似不若查照前奏。仍援淡水噶嗎蘭改土
爲流之例。一體開墾。設官撫治。俾六社生番均得優游
聖世附隸編氓。以昭
盛治。惟迭奉
訓示勅令凜慎從事。臣實未敢擅便。是否仍乞
聖裁。如蒙
俞允恭候
命下再將試墾一切事宜。會同福建撫臣妥議條欵臚敘

奏

聞並將六社地輿。繪具圖說。恭呈

御覽。將審辦徐懃棋一案。另行具奏外。所有遵

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及臣查辦民番私墾

各緣由謹先繕摺據實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奏十月十二日奉

硃批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悉心計議務期久遠無弊妥

議具奏欽此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准

户部咨爲覆奏事福建司案呈内閣抄出大學士穆彰阿等會議覆閩浙總督劉韻珂奏履勘臺灣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情形一摺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劉韻珂奏履勘臺灣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據實覆奏一摺當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悉心討議茲據穆彰阿等公同酌覈以該生番輸誠獻地。固由不諳耕種。謀食維艱。欲求内附以爲自全之策。惟利之所在。日久

弊生。況生番熟番合壤而居。不能不與漢民交易。倘日後官吏控馭。偶或失宜。即易激生事端。國家闢闢邊境。計畫必周。與其輕議更張。而貽患於後。不若遵例封禁。而遏利於先。所議自係籌及久遠。未肯遷就目前。且此項番地。舊以土牛爲界。乾隆年間。復立石牌。例禁綦嚴。自應恪遵舊章。永昭法守。該督所請六社番地歸官開墾之處。毋庸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抄錄原奏行文閩浙總督轉飭遵照可也。

計單一紙內閣大學士臣穆彰阿等謹。

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事九月十六日閩浙督臣劉韻珂奏履勘臺灣水
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據實覆奏一摺奉
硃批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悉心計議務期久遠無弊妥
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臺灣六社番地既經該督履勘地勢。
體察情形。以該生番輸誠獻地。固有不諳耕種。謀食維艱。
欲求內附以為自全之策等情屢奏前來。謹遵
旨悉心計議公同商酌竊以番民之投誠。此時不患其不真慮
在始真而久且漸渝。番地之開墾。此時不慮其不利。慮在
有利而適以滋害。統核該督原奏。六社番地。墾田每年雖

可征正供數三萬餘石。但耗費甚繁。久恐不敷。何裨積貯。一旦有事。將倍數十年之所入。一朝而用之。況胥役侵漁。兵弁欺凌。朘削其生。難保不激而生變。犬羊之性。不知禮義。易啟爭端。生番熟番合壤而居。不能不與漢民交易。既有官吏。必為平其爭訟。又接壤兇番。種類甚夥。平昔嗜殺。常出擾害。六社番地既沃。倘被侵壓。既有官吏。更當力為保護。爭訟不平。必相挺鬪。保護未周。必相仇敵。始則番與番戕。繼必番與官抗。理諭之不可。則治以法。法禁之不可。必繼以兵。一番不安。全番騷動。匪徒乘之而起。外洋從此

窺覺此尤不可不深慮也

國家開闢邊境計畫必周不徒取悅於目前實且遠慮於事後勿以番丁蠢愚絕無機巧各省苗疆猺獞之俗滋事不少其始未嘗非獉獉狉狉一無知識之愚民也番社雖懦於猺匪猓夷而反覆無常之性則同據奏內官役稟稱前此生番殺人每歲多至百餘名近雖遵約束而謂盡無足慮乎此時番眾械技原無足恃迨疆土既開種落日眾奸民勾引日至悍强偶有煽動而勞師糜餉之事紛變無常則又難以逆料至謂匪徒向與番類不洽安知佃耕既久

匪類必不潛通。又謂外夷相距番地甚遠。安知生產既足。外夷必不垂涎總之利之所在。日久弊生。邊防切要之圖。動關

國計。該督封疆大吏。渥受

重恩。斷無依違牽制。自係為

國籌思。惟當局者深恐拊循之不周。而議政者自宜久遠之是務。況番地舊以土牛為界。乾隆年間復立石牌。例禁綦嚴。此時輒請開邊。究失杜漸防微之意。相應請

旨責成該督。妥為開導。愼重從事。與其輕議開闢。而貽害於後。

不若遵例封禁。而遏利於先。以臣等愚昧之見。一切仍應從舊。無事更張。似覺妥協。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再此摺係内閣主稿。合併陳明謹

奏

條覆籌辦番社議

熊一本

一案拘水沙連番地。前雖迭禁開墾。難保不無私墾之人。如果私墾人衆。一經官為經理。是奪其私墾之業。彼難甘心。此時欲行開墾。必須將私墾之衆。不咎既往。仍須安頓得宜。方無後患。此其可籌慮者一也。查田頭水埔猫蘭眉裡審鹿等六社。內惟埔裡社道光三四年間。應被漢人佔奪。招引熟番開墾自衞。熟番勢盛。漸逼生番他徙。二十年來。熟番已二千餘人。生番僅存二十餘口。自埔裡社南口起四里至茄荖北木栅止。一帶平地為熟番墾佔。約

有二千甲自茄苳木栅以外南北十五六里東西十二三里抵眉蘭溪邊全屬荒埔先經史署丞正月間巡查至彼熟番墾求施恩因念年久人多勢難一概驅逐當即插標定界不准再墾各熟番均已遵守又眉社有阿里山熟番百餘人新近潛入該社私墾數百甲又淡水岸裡樸仔社熟番數百人因傳聞開墾亦由內山潛入埔社私墾因嚴查畏懼懇求免逐願與業戶一律承墾辦理亦已插標定界此外別無墾動統而計之熟番不過三千餘人其中大半係生番自應寬其既往仍令照常耕種止於隨叙陞科

並擬擇地設屯。即在埔社熟番內挑選精壯數百名，分調各處。給以牛犁自墾。作為屯兵。增設屯弁，管束操練，以散其衆。現在史丞在埔裡茄苳木柵插標定界。不准於未經官丈之先，擅再私墾。衆情歡悅。可無後患之虞。

一棠詢水埔六社。番衆窮苦。固由不諳耕作，亦難保不因漢奸私墾凌逼所致。現雖傾心內附。設開墾一律成熟，漢奸因所獲之利。不敢私墾。內附各番。又見墾熟之田。獲利甚厚。不無垂涎。漢奸乘機煽誘。竟難保各番不始順終悖。更難保漢奸不助番抗官。此其可籌慮者二也。查六社番衆。

僅止千零。按六社可以開成田園者。有一萬數千甲。每甲番租擬定一石。已有萬餘石。分給千人。不止敷食。尚有多餘。況各山出產竹木。將來商衆開伐。亦各有山租。較向之荒埔顆粒無獲者。其利已厚。六社生番。明白共喻。無不欣悅。即續經內附各社。將未陸續開墾。更陸續有租。又慮及未經陞科。期內無租可收。愚番不曉。何為試墾陞科。未能枵腹久待。擬在捐貲官墾田內新得花利。計日授餐。先為安頓。一面設屯挑丁給餉。規模可以大定。至於漢奸私墾。實亦不免。但查六社內。只埔社間有漢人私墾。雜於熟番

之中。不出拾戶。人尚無多。熟番私墾眾。已陞科納賦。漢人私墾。亦自安於計畝科糧。又水社生番有被漳人潛墾租給陳姓一二百甲。此外田頭眉社貓蘭審鹿四社并無漢墾。至新經歸附之八十餘社。亦止适社被泉人蔡姓私開百餘甲。鹿厨社被泉人蒲姓私開一二百甲。毘連地方。為全臺適中之地。其四面盡屬外山。並無生番居住。與六社接界有生番者。惟東南北三面。東一面大山峻疊為水社二十四社內之福骨社。木嚕蘭社。即挽蘭社。适社即哄社。越适社山外。為未歸化之扣大社平達萬等社。東北一面

為埔社後。二十四社內之致霧社。平來萬社兩社。外為未歸化之依物物等社。正南一面為田頭社西大尖山後。二十四社內之霧社。即蠻蠻社。毛註社。即毛啐社。越毛社山外。為未歸化之治卯社。褚仔林。犬哮萬等社。西南一面為田頭社接界。二十四社內之社仔社。再南則嘉義縣屬之阿里山鹿厨等社。臺灣縣界之內優各社。是水沙連埔裡社等六社。東南兩面接界。生番盡屬二十四社之內。惟北面至眉社。則沙連之界已盡。踰赤崁山以北。為未歸化之沙里興。即佳里興。各社生番巖處。直通淡水。此彰轄生番

全境所六社適在三面番界之內。並無別社犬牙相錯情形也。現查各社聞風獻土，薙髮願改熟番。陸續具稟求入版圖者。附近有福骨社、田仔社、木噶蘭社、水眉裡社、萬社、霧社、适社、社仔社、鸞社、毛啐社、猫丹社、木武郡社。核計東南兩面。最近六社之二十四社內生番，多已歸附。其在水沙連界外。正東則有适社、山後之扣大社、彝社、架霧社、吻吻社、黨萬社、蠻麥社、棹椵社、溪底社、干達萬社、卓社、包倒訓社、茄裡滿社、異了萬社、茍八社、阿里鮮社。東北則有萬社、霧社、山後之噠哪嗎社、疾約社、哩猫社、問那與社、把栩

社、陳肉茅社、望仔社、陳目仔社、神冷鵝社、老閣社。東南則有郡丹社。山後之產竹社、茄厘冬社、依物物社、下崙社、合社、阿丹眉社、依肉閣社、社後丹社、咩鐵鬮社、拔老嗎社、頂閣社、興武郡社、士滿蘭社、猫礌社、十八重溪社。北地則有乃烟社、長閣社、三埤能社、橋頭社、巴靴社、打訓社、改重社、正南則有鸞社、山後之治卵社、分夫社、粉烘社、里厘社、樹蘭社、郡鞍乾崙社、大哮蔦社、柑仔林郡杭社、頂社、鹿廚社何社、均經薙髮內附。距六社尚遠、止於北面與眉社較近者。為未歸化之沙里興生番。崙頂社、哮屘社、眉交社、阿里

籠社沙波社琢社敏仔社眉猫蚋社亦已率土歸誠似當照例增設各屯與六社一體辦理但查埔社為將來建城設官駐兵重地水頭眉裡審鹿眉猫蚋等社亦扼要之區雖接界之萬霧鸞社沙里興各番相率投誠然該番等久在深山不比六社之番常與漢人交接性較悍野開墾之初仍須嚴為防範擬於各要口分設卡隘重設營屯以防偷越各社嗜殺生番東惟南社霧社卓社干達萬社南惟鸞社北惟沙里興社歲常鬬殺生事防此數番遠近可以安謐其應東面萬霧要隘三處一在眉社之牛眠山一在

眉社以西之史港。一在番鹿北之烘底。至卓社干達萬社要口。在木葛蘭山。其南面鶯社要隘在土地坡及牛攔澤風銼口。北面沙里興要口。在龜仔頭龍眼林及火焰山等處。並擬相度緊要處所。分臨設屯。安置炮櫃。其餘各社既已來歸。多為防守。必致驚疑。設法防護。祛盜賊。息鬭爭。各番自必日久相安於無事矣。

一條諭請墾之田一萬二三千甲。以一甲十一畝半科算。計得田一十三四萬畝有奇。開墾人衆。閩粵兩籍。自必兼有且難保從前私墾之人。必無閩粵兩籍。故開墾之時。任聽

粤人聚墾一處。漳泉兩籍又各聚墾一處。是開墾之時。已伏分類之勢。究竟如何使之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後。仍令其錯處無猜。必當悉心區畫。方昭善後。此其可籌慮者四也。查六社請墾之田一萬二三千甲。除官墾二千甲及屯田一千二百甲外。臺嘉彰業戶認墾七千餘甲。餘田二三千甲。陸續開墾。此時三縣業戶尚無粤籍。即從前埔裡水裡與新附之社。仔社。适社私墾者。亦止係漳泉。並無粤人。將來墾多人衆。難保無閩粤人各自為墾。又漳泉人各自為墾。潛萌分類之機。果可區畫使人通力合作。計畝分收。

誠為公田善法但行於今日之閩粵漳泉勢有力不能通作不能合者況認墾田數多寡授地亦不能均而願墾之田又多係各指一社若必強合參差錯處轉恐兩不相安爰思通變合宜之法擬於嘉彰業戶彼此互好自願合墾一區者初無猜嫌任其共處其漳泉未嘗願合而各認一埔之業戶或於己鄉較近或於彼土相宜只能聽其自便即如嘉義王朝綸等認墾內國姓外國姓眉社等處五千餘甲彰化王雲昺等認長鹿埔一處二千甲嘉義大小業戶彰泉俱有是其自相和好者可以無論其王雲昺等認

墾則多係漳人。長鹿埔距內外國姓等埔尚越重山兩日之程。勢難提嘉義之泉戶。插居長鹿。提長鹿之漳戶。插居國姓。強使之合。況兩類肇端。每在連塍爭水。強割佔耕。毫釐口角。致成大衅。惟有官為關墾。無論漳泉之大戶各墾。或小戶聚墾。一埔全盡者則已。如其未盡。官於該戶所墾接界之處。插墾官田一段。或再附以屯田。泉與漳相距已遠。可杜爭端。又細勘水沙連形勢。重疊皆山。與嘉漳兩縣一律坦平者不同。兩社名為毘連。其實中隔重山。業戶商謀。多共一區之地。即使粵人聚墾一社。漳人聚墾一社。泉

人聚墾又一社。峰巒間隔。動輒數十里。風馬牛各不相及。其自為合者。當融洽必使之合。其自為分者、亦只可相間以遂其情而殺其勢。且為設立閩粵漳泉會館。共舉公正頭人。時常聚會、聯絡和好。間有鬬爭。官易止息。

一蒙詢開墾之時。番民雜處。開墾之人。良莠不一。必應文武彈壓。兵役巡防。無棲身之所。露處豈能辦公。無餬口之資。枵腹亦難從事。史著丞所稱開墾與建城同時並舉、捐資經費。究竟有無窒礙。是否不致支絀。應否先修竹城。暫時經理。俟開墾後再建城池。以免興作並舉。兼顧為難之處。

均應切實審度。方不致臨時周章。此其可籌慮者五也。查水沙連一經開墾。聚閩粵漳泉數萬之衆。無兵彈壓。無官理治。必滋事端。所以建設文武。必須與開墾並舉。以期安謐集事。今既定爲先行試墾。成就與否。尚屬有待。遽請設官建署。未免不分緩急。擬請通融辦理。仍照建設之應防應守等處。派兵彈壓。委官經理。俟開墾有成效。再行議請。至於修築城池。備材購料。事非刻期可成。亦必在一年以後。方可興作。即種竹亦須數載。始可成城。惟有開墾之初。先有埔社地面。審度形勢。挑浚溝渠。設立木城。後經建設。

經費充牣。再築磚石城垣。以及建造文武衙門祠廟各項。此時各委員住所。兵役巡防等處。止能先為搭蓋蓬寮。暫作棲止。至捐輸一項。係出墾户約計先後生番歸附。可墾田園二三萬甲。嘉彰業户已認七千餘甲。先捐輸而後承領墾單。陸續開墾。經費亦陸續動用。似可無虞支絀。倘或有一時未能鳩集。暫於府庫酌量借用。捐集按數歸還。

一槩詢開墾田地。人數雖衆。授田宜均。設一二人及十數人。而承墾數百甲或數千甲。豈數百千甲之田。一二人及十數人。即能開墾。其中或數百人。或數千萬人。共與其事而

出名承墾者。又止一二人及數十人。將來丈量地畝徵收錢糧。難免影射抗欠之弊。即如史署丞稟據嘉紳王朝綸等稟稱嘉義縣業戶認墾五千六百甲。彰化縣業戶認墾二千甲。究竟各業戶出户承墾者共有若干人。是否將來不致壟斷。召佃應如何區畫。使承墾之人。大小總數。各有統屬。必須妥立章程。方可有條不紊。此其可籌慮者六也。查授地宜均。原為良法。所以均貧富。不使富者壟斷。古均田法也。但必得經費在官。無藉於捐輸。先王經界召民授田。而後得田適均。若經費無出。有藉於捐輸。則認墾田數

之多寡。止能聽由於捐輸之業戶。倘業戶殷實資本豐盈。認墾甲數。必盈千累百。招佃領辦。雖以一二人之名。有田陞科。難於影射。有租完賦。莫能抗延。若止准其數甲數十甲之小戶給墾。地多戶碎。曠日持久。萬難集事。況小戶必不徑請於官。多覬望求附於親識之大戶。其田亦必附近於大戶之田。故先有大戶出。而後小戶隨之。弗為之倡。事莫能成。墾熟之後。請領印照。小戶亦必各執為業。斷不肯甘匿其名。而歸業於大戶。大戶亦不肯小戶得田而代其名以完賦。閩省通弊。花戶實徵冊籍。悉歸糧胥之手。無從

稽查此次開墾先清丈而後授田開造名冊一經出示請照大小業户無不核實實冊在官按以徵收可以杜匿墾匿糧而絕胥弊至於大小總散若何統屬應請以一百甲立一小甲首三百甲立一大甲首五百甲立一總甲首有事則官問之總甲首而總甲首問之大甲首以次管束有所稽查不至於牽亦即噶瑪蘭之大小結首舊章也

一嘗詢兵可百年不用必不可一日無備水沙連內山既議奏墾究竟距臺灣府及噶瑪蘭彰化嘉義各城若干里是否均有水陸可通抑或必須開修道路之處若不先事籌

訐設有不靖必致臨時掣肘此其可籌慮者七也彰化縣東南六十里林圯埔起二十五里集集埔入山爲水沙連北路山口南至巒社丹社東至萬霧斗截社北至眉社水眉社西至山外爲界南北直長一百三四十里東西橫長約六七十里爲水沙連全境南距臺灣府二百二十里西距彰化縣八十里嘉義縣一百二十里東距噶瑪蘭山巒重疊人跡罕到有三路可通山後接山後平埔直長四五百里北爲噶瑪蘭中爲奇來南爲秀姑鸞卑南覓直接鳳山之瑯嶠內山三路北由眉社五日可至蘭境中由南霧

社四日可至奇萊。南由郡社丹社兩日可至秀姑巒溪。則盡沙連東界。至噶瑪蘭境。約略計之。應有一百餘里。埔水兩社。居沙連之中。陸路入山。南由集集。北由木柵。中間尚有一小路為入圯仙嶺。路皆險窄崎嶇難行走。是以入山多由集集。此沙連陸路之可通彰化者也。其水道則有南北清濁兩溪。均由萬霧大山發源分注。一自萬社之吧仔㦒。西經埔水社山後流出。繞陸社之南。過适社社仔社風硿口。至獅仔頭出山。由彰化縣南實斗小埔入海。其水全濁。是為六社南面濁水大溪。一由霧社眉猫蚋出松仔嶺。

後繞六社之北。經眉社後山。至大石鼓。而埔社之南。亦有小清水。源出萬霧山前。由木嗤蘭。北經蓮花港石壁峽口。曲折達於埔社。埔社之北。又有一溪。由後山之嗤咿嗄。經牛眠山。出眉社。山前與烘口之水交會。西至國姓埔東石鼓山。與大清水合流。滙為烏溪。再由九芎林大坪林出山繞彰化縣北大渡口。易名大渡溪。經水利港等處入海。其水全清。是為六社之北清大溪。南面濁水。可運田頭社仔逆社福骨水裡等社之穀。北由清水烏溪。可運審鹿猫蘭埔裡水眉眉裡眉猫各社之穀。兩溪均須修鑿。而烏溪水

道。山石陡狹。灘流淺阻。將來運載。此路最多。尤須疏鑿寬深。使木筏小船。均可暢行。陸路亦必須將北面木柵龍眼林等處疏通。開山伐樹。計四五十里。嶺平路坦。由彰化兩日可至埔社。穀貨易於出山。商民水陸皆便。設遇有事。應即於此處進兵。水路溯烏溪而上。直達埔社之水尾。水陸并進。相隔不及十里。呼應皆通。又查南路集集進口七八里。至水利坑。由水利坑迤北一帶。林深箐密。內有平地能達審鹿。擬將此路開通。則平坦行車。審鹿一日可至。不必更越雞胸嶺土地坡之險峻。由此車運。省盤山之力。南路

之天險亦奪。而內山之軟脅可蕩平。無虞掣肘。

擬勦夷疏

為廣東𠸄逆鴟張。臺民惶懼。謹遵二十二年

皇上指示方畧。悉心辦理。恭摺

奏。

聞事。竊照𠸄咭唎國。前在粵海關通商納稅。業已有年。嗣因中

國查禁洋煙。該夷不肯甘服。率其醜類。肆行騷擾。膽敢二

十一年七月攻破廈門。盤踞鼓浪嶼洋面。當時並未大加

懲創。僅於是年八月。及二十二年正月。在臺灣北路洋面。

小有蹉跌。俘獲黑白夷鬼二百餘人。分別擬辦。當據前任
鎮臣達洪阿。道臣姚瑩籌議臺灣防夷章程具奏於道光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達洪阿等奏議臺灣防夷章程一摺所見甚是。所辦甚好。
仍著達洪阿等相機度勢。協力同心。平日嚴申紀律。臨時籌
度機宜。設有大幫逆船窺犯。勿與海上爭鋒。俟其登岸。設伏
殲除。可操必勝之道。欽此欽遵到臺。是時臣在臺灣府任內。
正在隨同達洪阿等。商謀辦理間。旋即接奉飭知嘆夷業
已就撫。其事遂止。該夷於受撫之後。屢次駕駛三桅大船。

在淡水外洋遊弈。並乘坐杉板小船上岸登山。相度地勢。繪畫地形。該處兵民人等。頗生疑懼。當據該營縣飛報到郡。均經稟報福建督撫臣移會廣東督撫臣在案。並於二十七年三月。據臺灣廈門商人之在廣東貿易者。先後寄到家信。均稱二月十七日。有暎夷火輪船三隻。夷兵千餘名。駛至廣東虎門。將威遠靖遠鎮遠礮臺。幷上下橫檔各礮臺礮眼釘塞。所有火藥礮子器械。悉行拋入海中。又有兵船數隻。寄泊金星門洋面。十八日又有暎夷火輪船二隻。夷杉板數隻。夷兵二三千名。駛至廣東省城。將東西礮

臺焚燒又香港兵頭聲稱接伊國主文書令其入城大憲許以二年半聽其入城又許以街坊起蓋夷館河南沙地起蓋禮拜寺等語查臺灣洋面並非議准咪夷通商口岸該夷於受撫之初駕駛來臺至再至三已屬不遵議約復在廣東恃强稱兵平空起釁是其藐視中華反形已露臺灣為該夷失利地方勢必先圖報復若不及早嚴防竊恐臨時莫措臣再四思維惟欽遵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諭旨勿與海上爭鋒俟其上岸設伏殲除最為上策除抄錄議

商民原寄家信恭呈

御覽外理合據實陳

奏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再喚夷受撫本屬權宜之計斷未可永遠遵行者也從前

該夷在粵通商大船停泊外洋用杉板小船運載貨物至

洋行中交易而退岸上並無該夷寸土今則霸佔香港據

為己有以中國

帝王之土為該夷寄頓之巢且復益以浙江之舟山江蘇之上

海。福建之厦門五虎門。任其終年盤踞。出入肩輿儀如顯
宦。是何異養蜥蜴於中庭。引虎狼於寢室乎。事理之不平
莫逾此矣。向來遇有
國家慶典。外國入
貢。使臣經過各省。均赴撫臣衙門筵宴。撫臣高坐堂上。令該國
正副使臣分別列東西席地而坐。給以酒餚餅餌。三爵既
終。使臣起立。儐者唱謝而退。撫臣並不迎送。所以嚴華夷
之辨也。今乃以七萬里外之荒夷。短衣抹額。狀類俘囚。與
中國卿大夫分庭抗禮。獻酬交錯。是何異享爰居以鐘鼓。

將獼猴以玉帛乎。禮制之不順。莫逾此矣。此等犬豕之徒。即使凜遵議約。不敢稍逞兇狂。究竟卧榻之旁。他人鼾睡。終不能不推而遠之也。而況該夷受撫之後。三次駛入臺洋。毫無忌憚。又於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在淞江大沙頭洋面。强劫程增齡沙船。砍死舵工。殺傷水手。擄去布疋九十五綑。將船鑿沉之案。今又於二月十八日駕駛其火輪夷船三隻。帶領夷兵二三千人。將各處礮眼全行釘塞。火藥鉛子器械拋入海中。復敢索要河南地方。起蓋夷館禮拜寺。此其藐視中國。背棄前言。尚可一日稽誅哉。而粵東

督撫大員。明知其兇頑難制。一切降心將就。絕未有以誅討之謀入告者。亦以該夷滋事之時。蹂躪地方數千里。耗費帑金數千萬。卒不能與之爭勝。是以不敢上煩天聽耳。殊不知該夷犯順之時。以數十丈之船。載萬餘觔之礮。橫行海面。聲若雷霆。我中國昇平已久。沿海兵民。創聞創見。心膽皆驚。一遇夷船。立時潰散。是以該夷乘勢長驅。毫無阻遏。彼若離其大船大礮。與我兵角勝爭雄。有立形其挫敗者耳。如果欽遵

諭旨不與海上交鋒專以陸路設計殲除則各處海口祇須選
派明練弁兵十數人偵探該夷動靜不必如從前督兵練
勇每口動用百餘人數百人不等空費口糧莫能得力也
倘蒙
皇上大振天威飭下海疆督撫協力同心密圖大舉則二三年
內夷禍必可剪除軍需亦無重費豈非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大慶哉臣海外微員智識短淺是否有當
謹附片陳
奏

上劉玉坡制軍論臺灣時事書

仝卜年、

臺灣自道光十三年程前憲旋旆後。又經二十四載督撫大憲。每遇巡閱之年。均以有事未獲親臨。而地方情形。較之曩時。迥不相同。凡在屬吏。各羈職守。不克躬詣棨棘。雖復詳稟時申。中懷莫由罄吐。幸值旄節東渡。不特東瀛父老扶杖郊迎。若大旱之望雲霓。某幸獲瞻仰尊顏。快攄胸臆。藉將十餘年來地方之彫敝。民風之頹壞。吏治之廢弛。屬寮之苦累。得以轉移棨軔。私衷快慰。忭躍莫名。竊查臺灣現在情形。有應覆奏更正者二。有應奏請量為變通者

四。有應亟加整頓者。三有應設法籌補者。一敬為憲臺陳之。一曰鳳山縣制。查鳳山縣舊制在興隆莊。康熙四十三年。知縣宋永清。始設衙署。六十一年。署知縣劉光泗。始築土城。雍正十二年。知縣錢洙環植莿竹。至乾隆五十一年。為逆匪莊大田所陷。五十二年福文襄公東渡戡亂。相度情勢。謂其地窪下。南面打鼓山。北負龜山。可環而俯瞰城內。奏移縣治於埤頭。至嘉慶十一年冬。蔡逆竄臺。鳳城失守。賽將軍奏請移回舊城。道光三年。孫前憲在撫憲任內。巡臺東渡。始議建造舊城。方陞府商同鎮道官捐。以為民

倡。建築城垣十三年程前憲因張丙滋事過臺札飭速議遷徙。至今並無定議。愚見竊謂建造城池。形勝為先。必須居中阨要。方可控制一方。興隆舊城僻處海濱。實不足以控制全邑。即方陞府建造城池。亦有鑒於福文襄公舊議。改造舊址之南。併將龜山圍繞城內。以避俯瞰之虞。而半屏打鼓兩山。逼壓城外。俯瞰之虞。仍不能免。地處沮洳。城形如釜。龜山囿在城內。每遇大雨時行。山水全注城內。無所消洩。城中泥濘難行。所建參將衙門口尤不堪託足。誠不如埤頭新城地當適中。為南北通衢。寬濶爽敞。可以控

制全邑曾陞令在鳳山任內以各耆民稟請不願移居興隆捐資補栽竹建造城樓礮臺開挖城濠寬而且深較之土城磚城石城幾無以異視興隆舊城圍不可同年而語矣如謂興隆舊城負山面海有險可憑何以乾隆五十一年竟陷於莊大田之亂如因嘉慶十一年蔡逆竄臺埤頭失守遂謂埤頭不如興隆設使嘉慶十一年縣治仍在興隆則距海更近蔡逆上岸勢必先犯興隆能保其不失乎且其所謂負山面海必求有可負之山可面之海方可藉保無虞又何必負此海邊片石可以俯瞰城內之山以爲

山不通正口之海以為海耶彼時賽將軍因蔡牽之變旣不見鯤鯓吹聾而孫前憲渡臺兩次並未身歷鳳山親閱形勢僅據圖說一紙定議入奏程前憲十三年東渡亦未親至南路其所差委員因事關重大未敢擅專故仍以驕墻之見模稜其說不肯據實稟覆而周壓府暨鳳山縣徐故令又未能按形勢立論僅以堪輿風水之說嘵嘵置辯宜乎程前憲以為不入耳之談也總之埤頭腹心也興隆文賢嘉祥港東港西各里股肱手足也腹心旣正則股肱手足呼應皆靈捍衛自固鎮道往返相度意見相符第情

形與案卷不符。欲遷則實不可遷。不遷則以屢經奏明遷移之案。又未便置之高閣。若不據實覆奏。則此案終無了局。一曰臺嘉劃界。道光十二年張逆作亂。經前憲東渡查辦。以嘉義一縣。地方遼濶。酌量劃歸臺灣縣就近管轄。因地制宜。誠屬精當。惟查原奏以灣裡溪為界。自發源之雙溪口起。直達新溪口洋面鹿耳門外汕止。溪南劃歸臺灣。溪北仍歸嘉義。閒有保分在溪南而莊在溪北者。仍歸嘉義管轄。保分在溪北而莊在溪南者。劃歸臺灣管轄。無如該溪東北。自雙溪口發源。西南至新溪口歸海。溪勢斜長

並非其直如矢。是以劃歸臺灣縣管之。番界五社俱在嘉義縣治之東。而循溪而西。仍歸嘉義縣。溪北西之本縣各莊及沿海之鹽埕等處。北距嘉義七十餘里。南距臺灣僅止三十里。俱係宵小聚集之所。搶刼頻聞。在嘉義則仍有鞭長莫及之虞。而臺灣相距甚近。又因非其管轄。呼應不靈。是劃界案內。仍有未能盡美盡善之處。則與其以溪為界。仍不如計里分疆。較為妥洽。未便株守前議。再查乾隆五十五年。福文襄公原奏屯制。大屯四百名。小屯三百名。而劃界時陳熊二令會議。又將蕭壠屯內溪南劃歸臺界

之屯兵撥出九十六名。改交臺邑新港屯外委管帶。則新港一屯。比照大屯四百之額。尚短四名。而蕭壠一屯。僅剩屯兵二百零四名。並不成一小屯。核與屯制不符。況兵丁食糧當差兩縣交界之區。往往此邑民人。越在他邑食糧。亦有各縣民人在府城食糧當差者。屯兵事同一例。與民人逃避徭役越籍冒考者不同。似亦應改照舊規。以符原案。至蕭壠一屯密邇郡城。原可朝發夕至。向歸北路理番同知管理。鹿港距郡尚有四日程。遂每遇臺嘉有事。由郡備文調撥。往返動輒經旬。查劃界案內。既將靠山一帶之

內攸茄茭頭社蕭壠芒仔芒五社。劃歸南路理番同知管理。則蕭壠一屯。亦宜劃歸南路理番同知。以昭劃一。而便調遣。所謂必待親蒞東瀛。查勘情形。據寔覆奏更正者此也。一曰嘉義斗六縣丞。分轄地界。嘉義縣屬原設縣丞二員。一駐笨港街之坂頭厝。管轄海口一帶。稽查樹苓湖船隻出入。一駐斗六門。東通內山。西抵他里霧。北臨虎尾溪。與彰化縣之西螺等莊。緊相毘連。該處素多匪類。而虎尾溪北之西螺等莊。尤多匪徒。溷迹其中。地方有事。則彼此勾結。謀為不軌。無事則溪南溪北。偶因纖毫小忿。互相械

鬬。連年不休。至其聚衆攔途刦搶。則尤視爲故事。竟至道路不通。洵爲一方大害。自二十四年某親臨嘉彰查辦漳泉分類。嚴加整頓。二十五年史丞又設立五段。清查道路。連年以來。械鬬之風遂息。截搶之案亦少。但恐日久懈弛。故智復萌。尚非久安長治之策。查西螺地方距彰化縣城七十餘里。向歸彰化縣典史分轄。每有盜案。關報典史職名。夫以距縣七十餘里之區。縣令已屬鞭長莫及。典史有監獄之責。安能兼顧。現在署理斗六縣丞之試用縣丞姚鴻。按照磨李如桂。辦事俱各認眞。緝匪安良。頗著功效。惟

溪北彰化縣屬之西螺等處。則以地非管轄。莫克越俎而謀。二曰臺灣羅漢門巡檢分轄地界查臺灣縣舊設新港巡檢一員。乾隆二十六年移置羅漢門。介居臺鳳二邑之間。該處有內門外門二處。歷來南北匪徒勾結滋事即由此門往來。實為居中扼要之區。而二邑交界處所。又復犬牙相錯。鳳山所轄之旗尾月眉彌濃等莊。逼近內山。匪徒尤衆。距縣既已遙遠。分轄之下淡水縣丞有稽查東港海口船隻之責。其勢亦難兼顧。伏查道光十四年程前憲奏請劃界。案將大武壠巡檢。改歸臺灣嘉義兩縣管轄。更換

印信。俾令兼管兩縣交界各莊。自二十三年以後。李如桂胡益源相繼署事。督率總董認真聯莊。獲犯既多。地方安靜。均著成效。可否仿照辦理。將嘉彰交界處所。東自內山起。西至海口止。虎尾溪南北兩岸各莊。統歸斗六縣丞分轄。臺鳳交界處所。即將鳳山所轄之港西上里一下里。撥歸羅漢門巡檢分轄。並各遴委勤明強幹之員。責成認真辦理。如果三年之內。地方安靜。匪徒絕迹。或酌量調劑。或予陞階。以示鼓勵。其下淡水縣丞衙門。原住萬丹。乾隆二十六年。移駐阿里港。嗣又移駐阿猴。因該處水土惡劣。相逕

數任。疾病死亡不絕。現仍僑居萬丹。應仍聽其駐劄萬丹。附近東港海口。稽查船隻較為便易。一曰嘉義店仔口營汛。一曰鳳山縣岡山營汛。該兩汛文歸該縣管轄。武歸郡城城守營參將管轄。文武隔絕。兩地會面時少。每至有事之時。難免彼此推諉。而嘉義之店仔口地方。距郡遼遠。尤非一日所能達。城守參將聞信馳赴。往往緩不及時。岡山汛既已孤懸南路。而附近該汛之南路營阿公店汛。僅只外委一員兵丁五名。過於單弱。有事不能救援。故歷年逆匪鴟張。均不免有攻搶營汛戕害弁兵之事。曾與南路已

故叅將余躍龍會議。以鳳山水底寮地方。現在安靜無事。擬將該處守備移駐阿公店。與岡山汛守備為犄角之勢。聲勢相援。平時則賊匪不敢覬覦。一旦有事。兩路夾攻。不難殄殲醜類。又前年查辦漳泉分類一案。在營盤內夜間與呂叅將談及店仔口汛地。擬將該汛劃歸嘉義叅將管轄。彼此意見尚各相符。惟某係屬文員。不諳營制。武鎮諳練精細。曉暢軍事。必能剴切指陳。無煩某之饒舌也。所謂應奏請量加變通者此也。一曰交代遲延。查交代初叅定限兩個月。舊任官限二十日內造册移交。新任官限四十

日內查覆轉造出結申送若倉穀在二萬五千石以上錢糧在五萬兩以上准其以次展限然至多亦不得過四十五日限期既迫處分甚嚴原以重倉庫而杜虧缺也自抵臺灣府任後統核各處交代自道光十五年起至現在止已據造冊結報因核冊造舛錯駁改未覆者一起欠款未清者二起叅案已經覆奏未據造冊結報者一起短欵已清難以越次造冊者二起其餘未經申送者尚有三十四起逐加查核其中或有結而無冊或有冊而無費礙難率轉披閱之下殊覺駭異推原其故均由二十年以後防夷

報銷案內。各有墊款。在前任則以有欵可抵。並無短缺。遂

思置身事外。在後任則以為將來如奉省局暨部中核減

多寡。尚無準數。案難懸定。一經結報。恐干賠累。徘徊觀望。

不肯完案。其在夷務停止以後。各任交代。則又明知前任

未經結報者。積壓甚多。即使依限申送。亦斷不能越次造

報。遂至任意延擱。或前任偷安。不肯依限造冊移交。或後

任挨延不肯覆核會算。積習相沿。牢不可破。頻加檄催。業

已唇焦頴禿。目擊疲玩之風。誠堪痛恨。而推其遷延之故。

又非無因。現在防夷報銷。久已送省。此時諒已咨部。約計

年內可以接奉部覆。或准或駁。不難水落石出。幸值親涖東土。懸懇嚴飭各廳縣。自今年五月起。至二十八年四月底止。勒限一年。依次造冊結報。如有違逾。即將現任各廳縣先行摘去頂戴。再限三個月完竣。倘仍逾限不清。據實奏參。庶幾頹風可冀挽回。一曰奏銷逾限。臺灣一郡孤懸海外。風帆靡常。遲早難定。原不能與內地奏銷同時北上。迺各屬書吏。因此吝惜小費。不肯依期造送。迨催促難堪。始將數年奏銷。並作一次彙送。原屬不可為訓之事。而各該書吏。則以為歷辦如斯。恬不為怪。以致限期遲延。司中

無從設法扣算。歷任廳縣。甫被嚴議於前。旋復罣誤於後。俱各救過不暇。迨至二十三年。適有洋盜刦去奏銷文冊費銀之案。各屬書吏因此藉口。更加疲玩。幾不知奏銷為何事矣。嗣經設法籌議。所有被刦無著費銀。各歸各屬勻攤補足。嚴檄頻催。始於去年內將二十年以前積壓未送冊費補造送司。而二十年以後各屬連年應辦奏銷。又復壓擱。若不乘此清釐。靡特不成政體。廳縣因此受過。終無了期。應請嚴飭各屬。勒限一年內。先將二十一年以後二十六年以前。所有奏銷文冊費銀。一并解繳清楚。以便送

司核轉詳後逐年分案辦理。再不得積至數年彙總造送。致干部議。各屬沾恩無極矣。一曰疏通未配軍流徒犯。查各屬審擬軍流徒罪人犯，一經奉准部覆。即當定地發配。惟各犯起解之日。一切投批挂號，以及犯人口糧，解役飯食。不無使費。無論多寡。向由承辦之地方官發給。各省皆然。不獨臺灣一隅也。臺灣重洋遠隔。道路遼遠。海面日期，更難懸定。兼有船價一項。核計一犯需費。較之內地。增至三倍有餘。自嘉義縣知縣范學恆居心詭譎。遇事取巧。一經卸事。拂衣而去。任內應配人犯。一切護之後任。而接手

人員。又因本任亦有應行起解之犯。無暇兼顧。均各壓擱不辦。及至卸事時。又將本任應解人犯。蹈襲范學曹故智。依樣葫蘆。歷任相沿。積壓愈多。竟有奉到部文十年未配之犯。致令各該犯已從末減。仍係囹圄。經年累歲。望配無期。愁怨之聲。日夜不絕。監獄逼窄。備形擁擠。人氣薰蒸。易生疾病。不惟非矜全獄囚之方。亦非感召天和之道。今春武鎮目擊心傷。慨捐番銀四百元。道府亦各捐番銀四百元。發交臺防廳郭署丞撥船配遞。畧為疏通。查點現在府監尚有一百零五名。臺灣縣監亦有一百一十四名。合之

三縣二廳各監，統計不下四百餘名，需費正復不少，似應責成廳縣籌項墊給，核計各前任應解之犯，需費若干。歸於各屬分年勻攤歸款，其本任承辦之犯，各歸各任捐給，不得仍前推諉。惟人犯既多，需費甚鉅，其應給各衙門領批過堂等項規費，亦宜大加核減，以節縻費，應由縣府妥議章程，詳明本道衙門立案，永遠遵行，統勒限兩年，將積壓各犯，赶配清楚，如此設法疏通，俾向後不致擁擠，洵屬快舉，所謂亟應整頓者此也。一曰缺額屯租。乾隆五十二年，林逆謀叛，福文襄公東渡，剿滅查勘番黎打仗出力，因

仿照川省之例設立屯兵通臺南北兩路設立大小十二屯大屯四每屯四百名小屯八每屯三百名十二屯總共屯兵四千名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十二員千總年給俸銀一百元把總年給俸銀八十元外委年給俸銀六十元屯兵每名領餉銀八元核計千把外委年給番銀一千二百四十元屯兵年給餉銀三萬二千元共需銀三萬三千二百四十元委員勘丈番社田園責成地方官按甲收租南路鳳山縣放緤大屯四百名搭樸小屯三百名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共應俸餉銀五千九百元臺灣

縣新港小屯三百名。外委一員。共應俸餉銀二千四百六十元。北路嘉義縣蕭壠小屯三百名。柴裡社小屯三百名。外委二員。共應俸餉銀四千九百二十元。彰化縣東螺大屯四百名。阿里史北投二小屯。各三百名。把總一員。外委三員。共應俸餉銀八千二百六十元。淡水廳竹塹麻薯大屯二。各四百名。日北武勝小屯二。各三百名。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四員。共應俸餉銀一萬一千七百元。各就各屬屯田收租。分作春秋二季散給。惟鳳山臺灣二縣。額租不敷散放。就淡廳所收贏餘項下。撥解鳳山二千八百五

十元。臺灣九百元。以為協濟之資。此乾隆五十六年。福文襄公奏定之原額也。迨後年遠廢弛。或被水衝沙壓。不能復墾。或被強豪隱佔。以致缺額甚多。不敷撥給。鳳山一縣額征三千元。經某在南路理番任內。逐加清釐。曾陞令催收得法。每年尚能收至二千有餘。加淡水協濟一項。不至十分賠累。迨後歷任止能征收一千數百元。不敷正多。臺灣所收新港屯租。加以淡水協濟。亦不至賠累。惟因十四年劃界案內。將嘉義縣屬之蕭壠屯租二千五百二十八元。劃歸臺灣縣征收。內有道光五年。委員覆丈。水衝無著

之一千二百三十一元。從此臺灣一縣、每年賠累不少矣。嘉義所屬之柴裡社。額征二千四百六十元。遞年雖照常征收。仍復有絀無盈。亦不免賠累。惟獨彰化一縣。額征八千二百六十元、而遞年所收。僅只四千餘元、不敷太多。該縣缺分本苦、年年賠累。寔難支持。淡水一廳、所收屯租。本屬有盈無絀。因道光元年被水衝失田園。核計每年除協濟臺鳳二縣外、尚短九百五十餘元。十八年經鹿港同知陳盛韶。丈撥溢地歸補、現在仍有缺征遞年由廳自行墊補。通盤核算。各廳額缺無著。加以各小户未能年清年欵。

不下八千餘元內惟蕭壠屯冲失額租一千二百三十一元十四年劃界案內題本內有俟確查淡屬并鳳彰等縣有無丈溢租銀良多益寡勻攤歸補之語其餘各屬缺額甚多當時並無議及將來年復一年伊於胡底所謂亟宜設法籌補者此也以上各條均係臺屬最要之件故不嫌瑣屑敬陳大畧其中尚有筆難盡述之處再容面稟此外如豁免民欠軍流徒犯減等晴雨糧價月報冊揭積習相沿未能依期造送以及臺穀配運延滯並臺灣縣征取正供東門外一帶業戶仍復藉口郭光侯控案觀望遷延就

俟駕臨。逐條纏述懇祈大振霜威力破沉錮積習庶不致

掛理掣肘感戴鴻恩實無涯涘矣。

籌辦番地議　　史密

去年七月奉札垂詢七應當即詳細據實開陳。因候鎮道履勘。至十一月內始並續行歸化詳册。專丁一併賫呈奉鈞諭事經入告。所有應辦事宜。愼重妥速辦理。切勿游移。卑職遵將應辦章程。稟商道府。先擇撫綏馭制歸番各事宜。應辦者即辦。而設隘分防。開通水陸等處亦應陸續先事預籌。惟番情望澤甚殷。稟商道府。斟酌再三。官先試墾。以定番心。未准以前。未便遽招業戶。儘卑職及仝守黃丞朱倅王令等官捐之工本召佃。熊道亦捐千甲。稟經武鎮

派兵二百名彈壓。於十二月進山。各番見官經理。均極惟忭靜謐。茲於正月二十三日。接奉

廷寄。以此事關係甚大。未便率行議准。部中覆奏。亦以番情難測。後患滋多。懇意以

廟堂之上。尚無定算。恐冒昧試辦。致奉

旨飭禁。進退為難。轉多棘手。並蒙訓以通盤籌畫。斟酌妥辦。萬勿輕舉妄動。番情地勢。究竟若何。其應安撫羈縻之處。體察情形。酌量妥辦。捧讀之下。仰見憲慮慎重周詳。惟恐卑職輕忽冒昧。致有疎虞。下懷實深感激。查此事內地隔海。

未經親睹情形。遠在
九重。更無從知其底細。番情難測。誠為疑所當疑。若一經洞悉
實在情形。及辦理體要。固有渙然氷釋。無可疑慮者。謹陳
之。細繹部文。總在後患滋多四字。是未深知臺地之為番。
而與清海王樹並看。甚且視等外夷。不能不以難測為可
慮。不知臺地生番。與別省之番迥異。夫獻圖開闢。不自今
日始。全臺無地非番。一府數縣。皆自生番獻納而來。由諸
羅而彰化。由彰化而淡防。納土開疆。百餘年來。安於無事。
即遠在後山。噶瑪蘭地土不同。而該處番情。則自請墾以

來四十餘年未聞番患五廳四縣最為安靜者惟蘭一廳此其明驗設當日淡蘭歸化以番情難測為疑則兩廳至今依然番土耳歸化以後究竟有何事端蓋臺番之所以逈異者有故凡番情滋事皆由志在金帛貨財牲畜始有聚眾擄搶拒捕各情臺番最愚一無所圖委以錢財不取無大志安有大事百餘年間從無擄掠拒捕之案此臺番之情也凡番夷生事必仗其器械精工礮火便利方能得力臺番在山獵食為生所用者竹箭竹標鐵器無多火藥絕少一聞銃聲遠竄無踪裸體赤身何能為事番酋每以

聲勢相通。易於結黨。臺番散處四山。各自為謀。絕不相屬。依林傍草。不離巢穴。社雖多名。至多數百人。此社之番。萬不敢至彼社。呼應不通。從無糾結。此臺番之勢也。番情番勢如此。此所以迥不同於別省之番。而絕無大患。然猶概指生番之大畧。至若初歸埔水六社之番。其情尤為可靠。地近外山。常與漢人交接。極其和柔。曉事。附近六社番情馴順。同於埔水。而勢皆衰弱。十二社共止一千六七百人。除婦女老幼。僅有七八百壯番。散於各社。窮苦可憫。見官經理。如嬰兒得母。投懷望哺之不暇。何敢生事。亦何能生

事安撫經年調遣奔走已成熟番番性最直最畫薙髮一薙則一直到底全臺十數萬熟番其初何一非生又何一難測此生番既經改熟萬無可慮之實在情形也然而開闢之始動計萬全甯可過於謹細在無可慮之中必存一有可慮之心而通盤籌畫防患未然查六社外遠近生番業經陸續獻地歸化者八十餘社該番既經改熟例應增設大小各屯挑取壯丁屯四百名小屯三百名增設各屯弁管束所有千總把總外委屯目土目通事即擇其本社强力頭人充當委任使自相管轄約束責成鈐制數百

里同於臂指此控制之法也每丁例給閒田二甲生番新改熟番仍不能諳耕種佃給租穀籌餉八元番不需錢准折鹽布再按開墾之田定給穀石番愚無知但謂歸化獻圖便可有租延頸經年今歲萬不可無穀未召業户不得不官墾先給以慰番情番亦人心裸體飢寒得有衣食其不樂安飽而生事者百不一二此撫綏之法也分别調遣驅使當差雜於熟番俾其漸習漸馴漸知禮法更調强社以牽制全番使不敢動此馭治之法也盡去東南北三面近山大樹叢林深箐密草一望坦平無可伏匿分守各隘

礟臺。募勇設隘。勇多用熟丁。以番防番。此備禦之法也。投誠歸命。盡屬懽忭待哺之番。但須安置得宜。衣食有賴。便作良民。第一要籌在於設屯挑丁。自相維制。一番以至萬番。若網在綱。雖多奚慮。歷年改熟。照例設屯。無不如此。此通盤籌畫。控制撫綏。馭治防範。斟酌辦理之實在情形也。卑職才庸識淺。然此事試辦已一年有餘。經道府再四籌商。事關重大。慎之又慎。猶恐疎虞。非全局在胸。十分把握。何敢孟浪。大凡撓成壞事。全在辦理之初。自去年正月至今。大局已成。部署悉定。入山試辦。又經數月。番漢安堵。並

無事端。比之外面嘉彰。尤覺靜謐。經營已久。即此可見。將來。然而准辦則然。若不准辦。則其情頗別。不知者謂辦則可疑在後日。有識者謂不辦則可慮在目前。窮番無以自謀。苦無生路。一旦輸誠。雖髮求改熟番。天下無不准歸化不准為百姓之理。峻拒縣絕。衆望俱空。是激之使愁其變有不待智者而決。當日之禁生番之求。逆乎番意。有事無事。全視乎番。所謂番情難測。後患滋多者。應即移用在此。自古傾心內附。無不撫收安置。況歸化例題之件。雍正乾隆歷辦有案。熟番皆由生改。設屯籌餉。不有閒田即遵例

安置之處從何措手所以歸化與開墾原係兩事另別無曠土不能不併案以辦者也或者未便率准應查確實情形再議再定固亦慎重辦理之至意卑職前稟降番與降賊逈殊賊聚一方番散四處賊無根柢番有家室賊因勢逼番出誠求各歸各社靜候安置誠恐以衆見疑故據實附稟但

廟堂之上六社尚在躊躇八十餘社更關重大二次已經奏請

此次自宜從緩入

告且儘六社議行再為辦理伏望察奪至於番情地勢雖經卑

職稟陳。總望親臨察看履勘。方為確切。且各番無不延首加額。未便久遲失望。萬懇早為東渡。不勝企禱切望之至。再接到抄寄稿件。詳細揣繹。實由未知臺地情形地勢。致生疑慮。所云獻地投誠。保無虞漢奸懷詐挾私。潛為勾引。一層。大凡挾私勾引。必有所圖。獻地投誠。勾引之所圖何在。內山漢奸。即屬私懇之輩。方且恐番獻地。何肯勾其投誠。一社能勾。社社亦能勾乎。所云豈有恆心。恐鼓舞於前。頑梗於後。是蓋泛論番情。而未嘗深思也。臺番情直。如不願從。萬不歸化。既已薙髮。萬不回頭。亦萬不肯以番所最

重之條為一時鼓舞之舉。歸化之誠與不誠，以髮之雜與不雜為斷。不雜則懷反覆之根。雜則已改熟番。由官布置而為百姓。所以有把握也。知其必有恒心者。即在屯餉屯田番租之恒產。分屯設弁，並非投誠後仍然散漫無紀。臺地歷來改熟之番。何嘗反覆，所云佳里興即沙里興，兇番與該番爭擾相仇，勢必為之用兵驅逐此口外之番情。與內山事同隔壁。內山番。社從無結黨相攻。即彼此成仇。亦止吊鹿抽籐觸遇鬬殺。更不報復。再遇再鬬而已。沙里興距埔社遠越重山，與六社向不來往。從無爭擾情事。況沙

里興附近六社之眉蘢吶等社均於此次歸化相安即將來各社日久難保無殺傷一二之番不過如漢人鬬殺命案。何至代為用兵所云草木蒙翳創建開墾為難是未知沙連地勢以為山嶺沙石草昧未闢不知由審鹿猫蘭抵於眉社數十里平原沃野較內地小縣尤為廣濶熟番數千人二十餘年早經開墾人煙叢聚已具有井疆南北兩路此時均已暢通出入再無險阻創建取資甚易耕耨翻犁即成將來正供遠過淡蘭經費萬不至入不敷出以上各種實情如此一經周歷詳勘便可洞悉也

再細揣駁意。一由於未知臺地番情。而以口外之番夷概視也。二未知投誠改熟之後。有增屯設弁挑丁安置之各法也。三未知番以薙髮為重。一薙髮則以其身為
天朝之身。更無回路可反覆也。四未知禁猶不禁。二十年來早經私闢。日聚日多。不開之開。正多後患也。五未知生番與漢匪為仇。與官一氣。蓋私墾無租。官開有穀。番漢必不能勾引也。此時生熟兩番。皆恐仍行封禁。生慮無租。熟慮驅逐漢匪私墾。諭以陞科。各執為業。無不帖然。一聞議駁。定復乘機大入生番。起而排爭。無論生番必變。即漢匪熟番

亦由此多事去冬察看情形因歸化已久必宜亟為撫綏安置稟商道府均以試懇先慰番望為急務案尚未定不便募召即以官捐先試然後由近而遠擬設大小屯以束番志卑職入山籌辦又經數月於二月初六日接有抄稿各件敢不凜遵但現在勢有萬萬不能中止不可中止者覊縻全在試墾一經住手變即隨生熊道謂髮無還理激之生變有不關事者乎番族愈多卑職尚有把握經費愈鉅卑職尚有籌維開墾愈廣卑職尚有駁治同時再舉周到愈難卑職尚有布置獨於中止一事焦思極慮撤銷而

使番漢仍安不至决裂毫無善全之法卑職獲咎分所應當無如事則大壞惟有仰懇親求察看情形辦理目前不露聲色仍然照常以安人心先將彈壓之兵設法次第撤回惟日久必有風聲誠為可慮再八十餘社較遠者已從緩再辦後山亦一概止住謹以附陳

再閱熊道覆詳內有生番專嗜殺人一旦革面洗心化鷹鸇為鸞鳳變虎豹為馬牛在其意極力抑揚以形容歸化之盛然措詞失於檢點生番嗜殺非全山皆嗜亦非全社皆嗜概以專嗜言之則大非實據然革洗遂成鸞鳳亦無

此神化卑轄內山南北中三港。南港社多性柔從不多事。北港社少性悍常有殺人。中港界乎其間近南者似南近北者似北。是以中北二港數十社。其名為兇番者止有中港之卑社干達萬社。北港之致霧社平來萬沙里興社。計共五社並無大患。所謂兇者或因交易相爭或因挾仇伺殺。極其伎倆。伏林匿草潛殺一二行人。隨即逃走。往年全山歲常百餘起。官因處分不報。自去年至今年餘。止有九命。番亦格殺一命。今嘉彰之案且數十倍於番。必謂數萬之番歸化。則無一命案。萬不能保。特少於往年。是其成效。

社皆設卡。地有防範。或幷此九命亦漸少耳。此兇番嗜殺之實在情形也。

再道路開通。卡隘分設。工程已竣者無所謂撤兵也。但令陸續歸伍。此外不能遽撤者。止有官佃一層。現在已墾之佃。一千五百餘名。未墾者概行停止。計佃所開不及三千甲。埔社五分之一。大半安置眉社內國埔茶南等處。悉屬社山外閒田。留以羈縻。勢難罷撤。其餘各項一概俱裁。更無所措辦也。

呈鳳邑主曹懷樸。核改議撤捐給精兵銀兩。稟請　臬道憲周芸皋大人稿。　曹公名謹字懷樸。河南解元。時因慕友蔡姓。自漳之臺。任鳳書稟。頗篤交情。常有來往贈答。旋值此舉急遽。忝承清問下及。爰敢不揣冒昧塗鴉。繕呈曹公斧削稟請。以抒憤世嫉俗深衷。聊亦少補於各廳縣之萬一耳。

臺灣府鳳山縣知縣曹謹敬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卑職疊奉

鈞函飭議練兵一事。查此事前經　劉陞憲與　達鎮憲議

定。自練精兵六百名每月需用飯食犒賞錢七十五千餘。
每年十個月。計算應費二萬五千有奇。除
憲臺暨府廳縣捐助洋銀一萬二千圓外。其餘費用及諸器
械衣履。均由鎮憲捐辦。業已通行各屬。卑職初來海外。未
悉此地情形。況一介書生。軍旅未學。何敢妄參末議。惟既
承
憲意。亦懼深負
國恩。卑職竊惟臺灣孤懸海外。中征內地五十二營之兵。三年
一班。更番撥戍。人既雜則材力不一。時既暫則考校多疏。

將與兵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故未及交綏先已釋甲。從前僨事職此之由。則訓練誠亟亟也。顧練之云者。詎惟是有兵六百遂可恃無虞哉。（自顧練之云句起至虞哉句曾令增入）

朝廷慎重海疆。額設水陸步戰守兵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名。無一非鎮帥之兵。即無一非鎮帥當練之兵。

列聖軫念戍兵。頻加賞賚。除本兵在臺支領糧餉外。每名每月於內地添賞米一斗銀二錢八分零。以資養贍家口。而又盤費有給。叛產有加。（自除本兵在臺支領至加有加等句乃曾令增入）凡各營操演之時。叅遊以上皆有犒賞銀兩。戍兵所得。較之內地倍多。

本足以固其心而作其氣其所以不練不精者乃兵弁之
辜
恩非
朝廷之吝賞今議者不務遵守舊章申明紀律而動議變增計
所練之兵僅全臺二十分之一而所賞較本兵糧餉倍之
自封所練之句起至倍之句止曾令略入試思
朝廷設兵原無彼此此而當練孰不當練此而可精孰不可精
如必厚賞而後精則非厚賞遂不必精必厚賞而後練則
非厚賞併不能練是必歲捐數十萬金以為全臺練兵之

用而後可如其不然是予各兵以藉口之端而開各營推諉之漸也且臺地綿亘一千餘里精兵六百以之自衛則有餘以之衛人則不足往歲小醜跳梁幸而隨起隨滅倘一旦南北交警（且臺地綿亘句起至交警句止斟公改增叙入）此六百人者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勢不能不仍驅未練未精之人相與從事夫平居各籌練兵之貲有事不獲共享練兵之用以平居未沭精兵之賞有事不免仍蹈精兵之危皆情所難堪而理所弗順也況乎費之所出非官則民查一縣捐攤每歲數幾盈萬已未能按欵批解今又加以千餘之費名

曰捐廉。實則挪移公項。至公項亦無可挪。則送費者一日不至。催費者則一日不休。文武不和。咎將誰屬。此派之官者之不可行也。若夫取之於民。則臺民數經兵燹。十室九空。加以亢旱頻年。則素封之家。所入不敷所出。故盟勸加價。則貧民譁。籌款發商。則富室累。此取之民者之不可行也。抑卑職更有慮者。練兵之費。各屬一萬二千。其一萬三千餘金。尚須　鎮憲自行捐辦。如　達鎮憲之不辭勞瘁不惜重貲。猶之可也。後之繼　達鎮憲者。既未必自捐一半。又未必每日親操。而既有成數可稽。即不能不照常致

送。是一定案。遂成陋規。練兵者。固不得不然。不練兵者亦不敢不然。雖能以練則與。不練則不與。練之不精亦與者。而為鎮軍直隸耶。（自練兵者固不得何至直隸耶丹書公懷璞改增叙入）惟是練兵之舉。將及三年。既議停止。必籌安置。計惟就現練精兵中。擇其年力精强。技藝嫻熟者。分插南北各營。使之轉相教習。除本營該管官按照定例。於三六九操演外。鎮軍南北巡時。再為按名操演。賞罰之政。備在中樞。實力奉行。何施不可。是鎮兵雖有自練之名。而通臺處處皆宿重兵。人人可成勁旅。去二萬三千餘貫之糜費。收一萬二千餘人之實

力。官民之間。胥受其福。卑職腐儒之見。憑臆直陳。殊多冒

昧。然為公起見。思於事有裨益。不敢稍涉趨避。尚希

諒其愚直。加之

訓誨。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肅此具稟。恭請

勳安。唯祈

憲鑒。卑職某敬稟。